

高僧傳初集

卷四  
之七



冊二

高僧傳初集卷第四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一

晉洛陽朱士行

竺叔蘭

無羅叉

朱士行潁川人志業方直歡沮不能移其操少懷遠  
悟脫落塵俗出家已後專務經典昔漢靈之時竺佛  
朔譯出道行經卽小品之舊本也文句簡略意義未  
周士行嘗於洛陽講道行經覺文意隱質諸未盡善  
每歎曰此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誓志捐身遠求  
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

高僧傳初集卷四 朱士行

一

俠九

闕果得梵書正本凡九十章遣弟子弗如檀此言法  
饒送經梵本還歸洛陽未發之頃于闐諸小乘學眾  
遂以白玉云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王  
爲地主若不禁之將亂大法聾盲漢地王之咎也王  
卽不聽齋經士行深懷痛心乃求燒經爲證王卽許  
焉於是積薪殿前以火焚之士行臨火誓曰若大法  
應流漢地經當不然如其無護命也如何言已投經  
火中火卽爲滅不損一字皮牒如木大眾駭服咸稱  
其神感遂得送至陳畱倉垣水南寺時河南居士竺  
叔蘭本天竺人父世避難居於河南蘭少好遊獵後



經暫死。備見業果。因改厲專精深崇正法。博究眾音。善於梵漢之語。又有無羅叉比丘西域道士稽古多學。乃手執梵本。叔蘭譯爲晉文。稱爲放光般若。皮牒故本。今在豫章。至太安二年。支孝龍就叔蘭一時寫五部。校爲定本。時未有品目。舊本十四匹。縑今寫爲二十卷。士行遂終於闕。春秋八十。依西方法闍維之薪。盡火滅屍。猶能全眾。咸驚異。乃呪曰。若真得道。法當毀敗。應聲碎散。因斂骨起塔焉。後弟子法益從彼國來。親傳此事。故孫綽正像論云。士行散形於于闐。此之謂也。

高僧傳初集卷四

朱士行

二

俠九

### 晉淮陽支孝龍

支孝龍淮陽人。少以風姿見重。加復神彩卓犖。高論適時。常披味小品。以爲心要。陳畱阮瞻潁川庾凱並結知音之友。世人呼爲八達。時或嘲之曰。大晉龍興。天下爲家。沙門何不全髮。膚去袈裟。釋梵服被綾羅。龍曰。抱一以逍遙。唯寂以致誠。剪髮毀容。改服變形。彼謂我辱。我棄彼榮。故無心於貴。而愈貴。無心於足而愈足矣。其機辯適時。皆此類也。時竺叔蘭初譯放光經。龍旣素樂。無相卽得披閱。旬有餘日。便就開講。後不知所終矣。孫綽爲之讚曰。小方易擬。大器難像。

盤桓孝龍。剋邁高廣。物競宗歸。人思效仰。雲泉彌漫。蘭風盼響。

晉豫章山康僧淵

康法暢

支敏度

康僧淵本西域人。生於長安。貌雖梵人。語實中國。容止詳正。志業弘深。誦放光道行二般若。卽大小品也。晉成之世。與康法暢支敏度等俱過江。暢亦有才思。善爲往復。著人物始義論等。暢常執麈尾行。每值名賓。輒清談盡日。庾元規謂暢曰。此麈尾何以常在。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常在也。敏度亦聰哲。有譽。著傳譯經錄。今行於世。淵雖德愈。暢度而別以清約自處。常乞匄自資。人末之識。後因分衛之次。遇陳郡殷浩。浩始問佛經深遠之理。卻辯俗書性情之義。自晝至曛。浩不能屈。由是改觀。瑯琊王茂弘以鼻高眼深戲之。淵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時人以爲名答。後於豫章山立寺。去邑數十里。帶江傍嶺。松竹鬱茂。名僧勝達。響附成羣。常以持心梵天經空理幽遠。故偏加講說。尙學之徒。往還填委。後卒於寺焉。

晉高邑竺法雅

毗浮

曇相

曇習

竺法雅河間人。擬正有器度。少善外學。長通佛義。衣

高僧傳初集卷四

支孝龍

康僧淵

二三

俠九

冠仕子。或附諮稟。時依雅門徒。並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與康法朗等。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爲生解之例。謂之格義。及毗浮曇相等。亦辯格義。以訓門徒。雅風彩灑。落善於樞機。外典佛經。遞互講說。與道安法汰。每披釋。湊疑。共盡經要。後立寺於高邑。僧眾百餘。訓誘無懈。雅弟子曇習。祖述先師。善於言論。爲趙太子石宣所敬云。

晉中山康法朗

令韶

康法朗。中山人。少出家。善戒節。嘗讀經。見雙樹鹿苑之處。鬱而歎曰。吾已不值聖人。寧可不覩聖處。於是

高僧傳初集卷四

竺法雅

康法朗

四

俠九

誓往迦夷。仰瞻遺迹。乃其同學四人。發趾張掖。西過流沙。行經三日。路絕人蹤。忽見道傍有一故寺。草木沒人。中有敗屋兩間。間中各有一人。一人誦經。一人患痢。兩人比房。不相料理。屎尿縱橫。舉房臭穢。朗謂其屬曰。出家同道。以法爲親。不見則已。豈可見而捨耶。朗乃停六日。爲洗浣供養。至第七日。見此房中。皆是香華。乃悟其神人。因語朗云。比房是我和尚。已得無學。可往問訊。朗往問訊。因語朗云。君等誠契。皆當入道。不須遠遊諸國。於事無益。唯當自力行道。勿令失時。但朗功業小。未純。未得所願。當還真丹國。作大

法師於是四人不復西行。仍畱此專精道業。唯朗更遊諸國。研尋經論。後還中山。門徒數百。講法相係。後不知所終。孫綽爲之讚曰。人亦有言。瑜瑕弗藏。朗公問問。能韜其光。敬終慎始。研覈微章。何以取證。冰堅履霜。朗弟子合韶。其先鴈門人。姓呂。少遊獵。後發心出家。事朗爲師。思學有功。特善禪數。每入定。或數日不起。後移柳泉山。鑿穴宴坐。朗終後。刻木爲像。朝夕禮事。孫綽正像論云。呂韶凝神於中山。卽其人也。

且晉燉煌竺法乘

竺法行

竺法存

法乘

竺法乘未詳何許人。幼而神悟。超絕懸鑒。過人。依竺

高僧傳初集卷四

竺法乘

五

依九

法護爲沙彌。清眞有志氣。護甚嘉焉。護旣道被關中。且資財殷富。時長安有甲族。欲奉大法。試護道德。僞往告急。求錢二十萬。護未及答。乘年十三。侍在師側。卽語客。司和尙意。已相許矣。客退後。乘曰。觀此人神色。非實求錢。將以觀和尙道德。何如耳。護曰。吾亦以爲然。明日。此客率其一宗百餘口。詣護請受戒。具謝求錢之意。於是師資名布遐邇。乘後西到燉煌。立寺延學。忘身爲道。誨而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戎狄知禮。大化西行。乘之力也。後終於所住。孫綽道賢論以乘比王濬沖。論云。法乘安豐。少有機悟之鑒。雖道俗殊

操阡陌可以相準。高士季顛爲之贊傳。乘同學竺法行竺法存並山棲履操知名當世矣。

晉剡東岬山竺道潛

竺法友  
康法識

竺法蘊  
竺法濟

竺道潛字法深。姓王瑯琊人。晉丞相武昌郡公敦之弟也。年十八出家。事中州劉元真爲師。元真早有才解之譽。故孫綽讚曰。索索虛衿。翳翳閑沖。誰其體之。在我劉公。談能雕飾。照足開矇。懷抱之內。豁爾每融。潛伏膺已後。剪削浮華。崇本務學。微言興化。譽洽西朝。風姿容貌。堂堂如也。至年二十四。講法華大品。旣蘊深解。復能善說。故觀風味道者。常數盈五百。晉永

高僧傳初集卷四

竺道潛

六

俠九

嘉初避亂過江。中宗元皇及肅祖明帝丞相王茂弘。太尉庾元規並欽其風德。友而敬焉。建武太寧中。潛恆著屐至殿內。時人咸謂方外之士。以德重故也。及中宗肅祖昇霞。王庾又薨。乃隱迹剡山。以避當世。追蹤問道者。已復結侶山門。潛優游講席三十餘載。或暢方等。或釋老莊。投身北面者。莫不內外兼洽。至哀帝好重佛法。頻遣兩使。慰勸徵請。潛以詔旨之重。暫遊宮闕。卽於御筵。開講大品。上及朝士。並稱善焉。於時簡文作相。朝野以爲至德。以潛是道俗標領。又先朝友敬。尊重挹服。頂戴兼常。迄乎龍飛。虔禮彌篤。潛

常於簡文處遇沛國劉恢。恢嘲之曰。道士何以遊朱門。潛曰。君自覩其朱門。貧道見爲蓬戶。司空何次道懿德純素。篤信經典。每加祇崇。遵以師資之敬。數相招請。屢興法禮。潛雖復從運東西。而素懷不樂。乃啟還剡之岬山。遂其先志。於是逍遙林阜。以畢餘年。支遁遣使求買岬山之側沃洲小嶺。欲爲幽棲之處。潛答云。欲來輒給。豈聞巢由買山而隱。遁後與高驪道人書云。上座竺法深。中州劉公之弟子。體德貞峙。道俗綸綜。往在京邑。維持法網。內外俱瞻。弘道之匠也。頃以道業靖濟。不耐塵俗。考室山澤。修德就閒。今在剡縣之岬山。率合同遊。論道說義。高棲皓然。遐邇有詠。以晉寧康二年。卒於山館。春秋八十有九。烈宗孝武詔曰。潛法師理悟虛遠。風鑒清貞。棄宰相之榮。襲染衣之素。山居人外。篤勲匪懈。方賴宣道。以濟蒼生。奄然遷化。用痛於懷。可賻錢十萬。星馳驛送。孫綽以潛比劉伯倫。論云。潛公道素淵重。有遠大之量。劉靈肆意放蕩。以宇宙爲小。雖高棲之業。劉所不及。而曠大之體同焉。時岬山復有竺法友。志業強正。博通眾典。嘗從潛受阿毗曇。一宿便誦。潛曰。經目則諷。見稱昔人。若能仁更興大晉者。必取汝爲五百之一也。年



二十四便能講說。後立剡縣城南法臺寺焉。竺法蘊悟解入玄尤善。放光般若。康法識亦有義學之譽。而以草隸知名。嘗遇康昕。昕自謂筆道遇識。識其所各作。王右軍草。傍人竊以爲貨。莫之能別。又寫眾經。見重。竺法濟幼有才藻。作高逸沙門傳。凡此諸人。皆潛之神足。孫綽並爲之讚。不復具抄。

宋晉剡沃洲山支遁

支法度

竺法仰

支遁

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陳郡殷融嘗與衛玠交。謂其神情

高僧傳初集卷四 支遁

八

俠九

偶徹後進。莫有繼之者。及見遁歎息。以爲重見若人家。世事佛。早悟非常之理。隱居餘杭山。沈思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經。卓焉獨拔。得自天心。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講肆。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爲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善之。曰。此乃九方歎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駿逸。王洽劉恢殷浩許詢郗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遐袁彥伯等。並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狎。遁常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遙篇。云各適性以爲逍遙。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殘害爲性。若適性爲得者。彼亦逍遙矣。於是

退而注逍遙篇。羣儒舊學莫不歎伏。後還吳立支山寺。晚欲入剡。謝安爲吳興守。與遁書曰。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感感。觸事惆悵。唯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縣。閑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王羲之時在會稽。素聞遁名。未之信。謂人曰。一往之氣。何足可言。後遁旣還剡。經由於郡。王故往詣。遁觀其風力。旣至。王謂遁曰。逍遙篇可得聞乎。遁乃作數千言。標揭新理。才藻驚絕。王遂披襟解帶。畱連不能已。仍請住靈嘉寺。意存相近。俄又投迹剡山。於沃州小嶺立寺行道。僧眾百餘。常隨稟學。時或有惰者。遁乃著座右銘以勸之。曰。勤之勤之。至道非彌。奚爲淹滯。弱喪神奇。茫茫三界。眇眇長鞵。煩勞外湊。冥心內馳。徇赴欽渴。緬邈忘疲。人生一世。涓若露垂。我身非我。云云。誰施達人懷德。知安必危。寂寥清舉。濯累禪池。謹守明禁。雅玩玄規。緩心神道。抗志無爲。寥朗三蔽。融冶六疵。空同五陰。虛豁四肢。非指喻指。絕而莫離。妙覺旣陳。又玄其知。宛轉乎任。與物推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敦之覺父。志在嬰兒。時論以遁才堪經

濟而潔已拔俗有違兼濟之道。遁乃作釋矇論。晚移石城山。又立棲光寺。宴坐山門。遊心禪苑。木食澗飲。浪志無生。乃注安般四禪諸經。及卽色遊玄論。聖不辯知論。道行旨歸。學道誠等。追蹤馬鳴。躡影龍樹。義應法本。不違實相。晚出山陰。講維摩經。遁爲法師。許詢爲都講。遁通一義。眾人咸謂詢無以厝難。詢每設一難。亦謂遁不復能通。如此至竟。兩家不竭。凡在聽者。咸謂審得遁旨。迺令自說。得兩三反。便亂。至晉哀帝卽位。頻遣兩使。徵請出都。止東安寺。講道行般若。白黑欽崇。朝野悅服。太原王濛。宿構精理。撰其才辭。

往詣遁。作數百語。自謂遁莫能抗。遁徐曰。貧道與君別來多年。君語了不長進。濛慙而退焉。乃歎曰。實紕鉢之王何也。郗超問謝安。林公談何如嵇中散。安曰。嵇努力裁得去耳。又問何如殷浩。安曰。臺臺論辯。恐殷制支超拔直上淵源。實有慙德。郗超後與親友書云。林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數百年來。紹明大法。令真理不絕一人而已。遁淹畱京師。涉將三載。乃還東山。上書告辭曰。遁頓首言。敢以不才。希風世表。未能鞭後。用愆靈化。蓋沙門之義。法出佛之聖。彫滄反朴。絕欲歸宗。遊虛玄之肆。守內聖之則。佩五戒之貞。

毗外王之化。諧無聲之樂。以自得爲和。篤慈愛之孝。蠕動無傷。銜撫恤之哀。永悼不仁。秉未兆之順。遠防宿命。挹無位之節。履亢不悔。是以哲王御世。南面之重。莫不欽其風尚。安其逸軌。探其順心。略其形敬。故令歷代彌新矣。陛下天鍾聖德。雅尚不倦。道遊靈模。日昃忘御。可謂鐘鼓晨極。聲滿天下。清風旣劭。莫不幸甚。上願陛下。齊齡二儀。弘敷至法。去陳信之妖誣。尋丘禱之弘議。絕小塗之致泥。奮宏轡於夷路。若然者。泰山不淫季氏之旅。得一以成靈。王者非員丘而不禪。得一以永貞。若使貞靈各一。人神相忘。君君而下。無親舉。神神而呪。不加靈。玄德交被。民荷冥祐。恢恢六合。成吉祥之宅。洋洋大晉。爲元亨之宇。常無爲而萬物歸宗。執大象而天下自往。國典刑殺。則有司存焉。若生而非惠。則賞者自得。戮而非怒。則罰者自刑。弘公器以厭神意。提銓衡以極冥量。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貧道野逸。東山與世異榮。菜蔬長阜。漱流清壑。縑縷畢世。絕窺皇階。不悟乾光曲曜。猥被蓬華。頻奉明詔。使詣上京。進退惟咎。不知所厝。自到天庭。屢蒙引見。優遊賓禮。策以微言。每愧才不拔滯。理無拘新。不足對揚玄模。允塞視聽。蹶踏侍人。流汗位

席曩四翁赴漢。干木蕃魏。皆出處有由。默語適會。今德非昔人。動靜乖理。遊魂禁省。鼓言帝側。將困非據。何能有爲。且歲月倜俛。感若斯之歎。况復同志。索居綜習。遠落迴首。東顧孰能無懷。上願陛下特蒙放遣。歸之林薄。以鳥養鳥。所荷爲優。謹露板以聞。伸其愚管。裹糧望路。伏待慈詔。詔卽許焉。資給發遣。事事豐厚。而時名流並餞。離於征虜。蔡子叔前至。近遁而坐。謝安石後至。值蔡暫起。謝便移就其處。蔡還合禱舉。謝擲地。謝不以介意。其爲時賢所慕如此。旣而收迹剡山。畢命林澤。人嘗有遺遁馬者。遁受而養之。時或

有譏之者。遁曰。愛其神駿。聊復畜耳。後有餉鶴者。遁謂鶴曰。爾冲天之物。寧爲耳目之玩乎。遂放之。遁幼時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鷄卵生用未足爲殺。師不能屈。師尋亡。忽現形投卵於地。殼破鷄行。頃之俱滅。遁乃感悟。由是蔬食終身。遁先經餘姚塢山中住。至於明辰。猶還塢中。或問其意。答云。謝安石昔數來見。就輒移旬日。今觸情舉目。莫不興想。後病甚。移還塢中。以晉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終於所住。春秋五十有三。卽窆於塢中。厥塚存焉。或云終剡未詳。遁善草隸。郗超爲之序傳。袁宏爲之銘讚。周曇寶爲之作誄。孫

綽道賢論以遁方向子期論云支遁向秀雅尚莊老  
二子異時風好玄同矣又喻道論云支道林者識清  
體順而不對於物玄道沖濟與神情同任此遠流之  
所以歸宗悠悠者所以未悟也後高士戴逵行經遁  
墓乃歎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冀神理懸懸不與  
氣運俱盡耳遁有同學法虔精理入神先遁亡遁歎  
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輟絃於鍾子推己求人  
良不虛矣寶契旣潛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  
乃著切悟章臨亡成之落筆而卒凡遁所著文翰集  
有十卷盛行於世時東土復有竺法仰者亦慧解致  
聞爲王坦之所重亡後猶見形詣王勛以行業焉

高僧傳初集卷四支遁

十三

依九

晉剡山于法蘭

竺法興于法道

支法淵

于法蘭高陽人少有異操十五出家便以精勤爲業  
研諷經典以日兼夜求法問道必在眾先迨在冠年  
風神秀逸道振三河名流四遠性好山泉多處巖壑  
嘗於冬月在山冰雪甚厲時有一虎來入蘭房蘭神  
色無忤虎亦甚馴至明旦雪止方去山中神祇常來  
受法其德被精靈皆此類也後聞江東山水剡縣最  
奇乃徐步東甌遠矚嵎嵎居於石城山足今之元華  
寺也時人以其風力比庾元規孫綽道賢論以比阮

嗣宗論云。蘭公遺身高尙。妙迹殆至人之流。阮步兵  
傲獨不羣。亦蘭之儔也。居剡少時。愴然歎曰。大法雖  
興。經道多闕。若一聞圓教。夕死可也。乃遠適西域。欲  
求異聞。至交州。遇疾。終於象林。沙門支遁。追立像讚。  
曰。于氏超世。綜體玄旨。嘉遁山澤。仁感虎兕。別傳云。  
蘭亦感枯泉漱水。事與竺法護同。未詳。又有竺法興。  
支法淵。于法道。與蘭同時。比德。興以洽見知名。淵以  
才華著稱。道以義解馳聲矣。

晉剡白山于法開于法威

于法開不知何許人。事蘭公爲弟子。深思孤發。獨見

高僧傳初集卷四

于法蘭

于法開

十四

俠九

言表善放光及法華。及祖述耆婆。妙通醫法。嘗乞食  
投主人家。值婦人在草危急。眾治不驗。舉家違擾。開  
曰。此易治耳。主人正宰羊。欲爲淫祀。開令先取少肉。  
爲羹進。竟因氣針之。須臾羊膜裏兒而出。晉升平五  
年。孝宗有疾。開視脈。知不起。不肯復入。康獻后令曰。  
帝小不佳。昨呼于公視脈。但到門不前。種種辭憚。宜  
收付廷尉。俄而帝崩。獲免。還剡石城。續修元華寺。後  
移白山靈鷲寺。每與支道林爭卽色空義。廬江何默  
申明開難。高平郟超宣述林解。並傳於世。開有弟子  
法威。清悟有樞辯。故孫綽爲之讚曰。易曰。翰白。詩美。

蘋藻斑如在場。芬若停潦。于威明發。介然遐討。有潔其名。無愧懷抱。開嘗使威出都。經過山陰。支遁正講小品。開語威言。道林講比汝。至當。至某品中。示語攻難。數十番。云。此中舊難通。威既至郡。正值遁講。果如開言。往復多番。遁遂屈。因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耶。故東山嗔云。深量開思。林談識記。至哀帝時。累被徵詔。乃出京。講放光經。凡舊學抱疑。莫不因之披釋。講竟辭還東。帝戀德。慙。賜錢絹及步輿。并冬夏之服。謝安王文度悉皆友善。或問法師高明。剛簡。何以醫術經懷。答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以療風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年六十卒於山寺。孫綽爲之目曰。才辯縱橫。以數術弘教。其在開公乎。

### 晉燉煌于道邃

于道邃。燉煌人。少而失蔭。叔親養之。邃孝敬。竭誠。若奉其母。至年十六。出家事蘭公爲弟子。學業高明。內外該覽。善方藥。美書札。洞諳殊俗。尤巧談論。護公常稱邃高簡雅素。有古人之風。若不無年。方爲大法梁棟矣。後與蘭公俱過江。謝慶緒大相推重。性好山澤。在東多遊履名山。爲人不屑毀譽。未嘗以塵迹經抱。



後隨蘭適西域。於交趾遇疾而終。春秋三十有一矣。  
郊超圖寫其形。支遁爲著銘讚曰。英英上人。識通理  
清朗質玉瑩。德音蘭馨。孫綽以遂比阮咸。或曰。咸有  
累騎之譏。遂有清冷之譽。何得爲匹。孫綽曰。雖迹有  
窪隆。高風一也。喻道論云。近洛中有竺法行。談者以  
方樂令。江南有于道邃。識者以對勝流。皆當時其所  
見聞。非同志之私譽也。蘇齡爽自以爲勝意之交也

東晉剡葛峴山竺法崇道續續圖其部本跡數母繼

竺法崇未詳何許人。少入道。以戒節見稱。加又敏而  
好學。篤志經呪。而尤長法華。一教嘗遊湘州麓山。山

高僧傳初集卷四

于道邃

竺法崇

十六

俠九

精化爲天人。詣崇請戒。捨所住山。以爲寺。崇居之。少  
時。化洽湘土。後還剡之葛峴山。茅菴澗飲。取欣禪慧。  
東甌學者競往湊焉。與隱士魯國孔淳之相遇。每盤  
遊極日。輒信宿忘歸。披襟領契。自以爲得意之交也。  
崇乃歎曰。緬想人外。三十餘年。傾蓋於茲。不覺老之  
將至。後淳之別遊。崇咏曰。浩然之氣。猶在心目。山林  
之士。往而不反。其若人之謂乎。崇後卒於山中。著法  
華義疏四卷云。時剡東岬山。復有釋道寶者。本姓王。  
瑯琊人。晉丞相導之弟。弱年信悟。避世辭榮。親舊諫  
止。莫之能制。香湯澡沐。將就下髮。乃詠曰。安知萬里

水初發濫觴時後以學行顯焉

### 晉始寧山竺法義

竺法義未詳何許人年十三遇深公便問仁利是君子所行孔丘何故罕言深曰物鮮能行是故寡言深見其幼而穎悟勸令出家於是棲志法門從深受學選刃眾典尤善法華後辭深出京復大開講席王導孔敷並承風敬友至晉興寧中更還江左憩於始寧之保山受業弟子常有百餘至咸安二年忽感心氣疾病常存念觀音乃夢見一人破腹洗腸覺便病愈傅亮每云吾先君與義公遊處每聞說觀音神異莫不大小肅然至晉寧康三年孝武皇帝遣使徵請出都講說晉太元五年卒於都春秋七十有四矣帝以錢十萬買新亭岡爲墓起塔三級義弟子曇爽於墓所立寺因名新亭精舍後宋孝武南下伐凶鑿施至止式宮此寺及登禪復幸禪堂因爲開拓改曰中興故元嘉末童謠云錢唐出天子乃禪堂之謂故中興禪房猶有龍飛殿焉今之天安是也

### 晉東莞竺僧度

竺慧超

竺僧度姓王名晞字玄宗東莞人也雖少出孤微而天姿秀發至年十六神情爽拔卓爾異人性度溫和

鄉鄰所羨。時獨與母居。孝事盡禮。求同郡楊德慎女。亦乃衣冠之家人。女字苕華。容貌端正。又善墳籍。與度同年。求婚之日。卽相許焉。未及成禮。苕華母亡。頃之苕華父又亡。度母亦卒。度覩世代無常。忽然感悟。乃捨俗出家。改名僧度。抗迹塵表。避地遊學。苕華服異。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與度書。謂髮膚不可傷毀。宗祀不可頓廢。令其顧世教。改遠志。曜翹爍之姿。於盛明之世。遠俟祖考之靈。近慰人神之願。并贈詩五首。其一篇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故叵消。芥子亦難數。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牖。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彫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紉可飾軀。華冠可曜首。安事自剪削。耽空以害有。不道妾區區。但令君恤後。度答書曰。夫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弘道以濟萬邦。事親以成一家。未若弘道以濟三界。髮膚不毀。俗中之近言耳。但吾德不及遠。未能兼被。以此爲愧。然積竇成山。亦冀從微之著也。且被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般若。雖公王之服。八珍之饗。鏗鏘之聲。燿曄之色。不與易也。若能懸契。則同期於泥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其面。卿之不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別離矣。萬

世因緣於今絕矣歲聿云暮時不我與學道者當以日損爲志處世者當以及時爲務卿年德並茂宜速有所慕莫不以道士經心而坐失盛年也又報詩五篇其一首曰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芥子豈云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榮啟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暖身誰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罪福良由己寧云己恤他度旣志懷匪石不可迴轉若華感悟亦起深信度於是專精佛法披味羣經著毗曇旨歸亦行於世後不知所終時河內又有竺慧超者亦行解兼著與高士鴈門周續之

友善注勝鬘經焉

### 高僧傳初集卷第四

音釋

剡

時冉切

岫

吾浪切

峴

胡典切

東莞

音莞

郡名

閩堂線切

閩

閩國名

綌

古嫌切

犖

力角切

卓

辛超切

綌

彌充切

反

盛

作也

罔

居示切

賻

財贈終日

歎

辛切

緬

彌充切

反

覆

倉故切

縵

縵縵切

縵

縵縵切

踧

踧踧切

踧

踧踧切

資

昔

不自安貌

倂

倂倂切

倂

倂倂切

倂

倂倂切

倂

倂倂切

各

苦

爭也

窳

下倂也

嶮

嶮嶮切

嶮

嶮嶮切

嶮

嶮嶮切

各

嘖

俗言也

焯

焯焯切

焯

焯焯切

焯

焯焯切

焯

焯焯切

各

聲

切

焯

焯焯切

焯

焯焯切

焯

焯焯切

焯

焯焯切

各

高僧傳初集卷第五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二

晉長安五級寺釋道安

王嘉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英儒早失覆蔭爲外兄孔氏所養年七歲讀書再覽能誦鄉鄰嗟異至年十二出家神性聰敏而形貌甚陋不爲師之所重驅役田舍至於三年執勤就勞曾無怨色篤性精進齋戒無闕數歲之後方啟師求經師與辯意經一卷可五千言安齋經入田因息就覽暮歸以經還師

高僧傳初集卷五

釋道安

一

俠十

更求餘者師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答曰卽已闔誦師雖異之而未信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減一萬言齋之如初暮復還師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嗟而敬異之後爲受具戒恣其遊學至鄴入中寺遇佛圖澄澄見而嗟歎與語終日眾見形貌不稱咸共輕怪澄曰此人遠識非爾儔也因事澄爲師澄講安每覆述眾未之愜咸言須待後次當難殺崑崙子卽安後更覆講疑難鋒起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時人語曰漆道人驚四鄰後避難潛於渡澤太陽竺法濟并州支曇講陰持入經安後從之受業頃之與同

學竺法汰。俱憩飛龍山。沙門僧先道護已在彼山。相見欣然。乃共披文屬思。妙出神情。安後於太行恆山。創立寺塔。改服從化者。中分河北。時武邑太守盧歆。聞安清秀。使沙門敏見苦要之。安辭不獲免。乃受請開講。名實旣符。道俗欣慕。至年四十五。復還冀部。住受都寺。徒眾數百。常宣法化。石虎死。彭城王嗣立。遣中使竺昌蒲請安入華林園。廣修房舍。安以石氏之末國運衰危。乃西適牽口山。迄冉閔之亂。人情蕭索。安乃謂其眾曰。今天災旱蝗。寇賊縱橫。聚則不立。散則不可。遂復率眾入王屋女林山。頃之復渡河。依陸

渾山棲木。食修學。俄而慕容俊逼陸渾。遂南投襄陽。行至新野。謂徒眾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咸曰隨法師教。乃令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風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修閑。安與弟子慧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行得人家。見門裏有二馬柳之間。懸一馬篋。可容一斛。安便呼林伯升。主人驚出。果姓林。名伯升。謂是神人。厚相接待。旣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爲林。篋容伯升也。旣達襄陽。復宣佛法。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義隱沒未通。每

至講說唯敘大意轉讀而已。安窮覽經典，鉤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爲起盡之義，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淵富，妙盡深旨，條貫旣序，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自漢魏迄晉，經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說，後人追尋，莫測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詮品新舊，撰爲經錄。眾經有據，實由其功。四方學士，競往師之。時征西將軍桓朗子鎮江陵，要安暫往，朱序西鎮，復請還襄陽。安以白馬寺狹，乃更立寺，名曰檀溪，卽清河張殷宅也。大富長者，並加贊助，建塔五層，起房四百，涼州

刺史楊弘忠送銅萬斤，擬爲承露盤。安曰：露盤已託汰公營造，欲迴此銅鑄像，事可然乎？忠欣而敬諾。於是眾共抽捨，助成佛像。光相丈六，神好明著。安旣大願果成，謂言夕死可矣。苻堅遣使送外國金箔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結珠彌勒像，金縷繡像，織成像，各一尊。每講會法聚，輒羅列尊像，布置幢幡，珠珮迭暉，煙華亂發。使夫升階履闈者，莫不肅焉盡敬矣。有一外國銅像，形製古異，時眾不甚恭重。安曰：像形相致佳，但髻形未稱。令弟子爐冶其髻，旣而光炎煥炳，耀滿一堂。詳視髻中，見一舍利。眾咸愧服。安曰：像旣盡

異不煩復治乃止。識者咸謂安知有舍利。故出示眾。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龍罩當時。其先藉安高名。早已致書通好。曰承應真履正。明白內融。慈訓所兼照。道俗齊蔭。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雖蕃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宿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自頃道業之隆。咸無以匹。所謂月光將出。靈鉢應降。法師任當洪範。化洽深幽。此方諸僧。咸有思慕。各願慶雲東徂。摩尼迴曜。一躡七寶之座。暫現明哲之燈。雨甘露於豐草。植旃檀於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玄波溢漾。重蕩於一代矣。文多不悉載。及聞

安至止。卽往修造。旣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

釋道安。時人以爲名答。齒後餉梨十枚。正值眾食。便手自剖分。梨盡人徧。無參差者。高平郟超遣使遺米千斛。修書累紙。深致慇懃。安答書云。損米千斛。彌覺有待之爲煩。習鑿齒書與謝安。書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羣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羣書。略皆徧觀。陰陽算數。亦皆能通。佛經妙義。故所游刃。作義乃



似法簡法道。恨足下不同日而見。其亦每言思得一敘。其爲時賢所重類皆然也。安在樊沔十五載。每歲常再講放光般若。未嘗廢闕。晉孝武皇帝承風欽德。遣使通問。并有詔曰。安法師器識倫通。風韻標朗。居道訓俗。徽績兼著。豈直規濟當今。方乃陶津來世。俸給一同王公。物出所在。時苻堅素聞安名。每云。襄陽有釋道安。足神器。方欲致之。以輔朕躬。後遣苻丕南攻襄陽。安與朱序俱獲於堅。堅謂僕射權翼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既至。住長安五重寺。僧眾數千。

高僧傳初集卷五

釋道安

五

俠十

大弘法化。初魏晉沙門依師爲姓。故姓各不同。安以爲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獲增一阿含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爲沙門。皆稱釋種。既懸與經符。遂爲永式。安外涉羣書。善爲文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爲詩賦者。皆依附致譽。時藍田縣得一大鼎。容二十七斛。邊有篆銘。人莫能識。乃以示安。安云。此古篆書。云魯襄公所鑄。乃寫爲隸文。又有人持一銅斛於市賣之。其形正圓。下向爲斗。橫梁昂者爲升。低者爲合。梁一頭爲籥。籥同黃鍾容半合。邊有篆銘。堅以問安。安云。此王莽自言出自舜。皇龍戊辰。改正。

卽真。以同律量。布之四方。欲小大器鈞。令天下取平焉。其多聞廣識如此。堅勅學士內外有疑。皆師於安。故京兆爲之語曰。學不師安。義不中難。初。堅承石氏之亂。至是。民戶殷富。四方略定。東極滄海。西併龜茲。南苞襄陽。北盡沙漠。唯建業一隅。未能抗伏。堅每與侍臣談話。未嘗不欲平一江左。以晉帝爲僕射。謝安爲侍中。堅弟平陽公融及朝臣石越。原紹等。並切諫。終不能迴。眾以安爲堅所信敬。乃共請曰。主上將有事東南。公何能不爲蒼生致一言耶。會堅出東苑。命安升輦同載。僕射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寧可參廁。堅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不易。輿輦之榮。未稱其德。卽勅僕射扶安登輦。俄而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涉會稽。以觀滄海。不亦樂乎。安對曰。陛下應天御世。有八州之富。居中土而制四海。宜棲神無爲。與堯舜比隆。今欲以百萬之師。求厥田下下之土。且東南區地。地卑氣厲。昔舜禹遊而不反。秦王適而不歸。以貧道觀之。非愚心所同也。平陽公懿戚。石越重臣。並謂不可。猶尙見距。貧道輕淺。言必不允。旣荷厚遇。故盡丹誠耳。堅曰。非爲地不廣。民不足治也。將簡

天心明大運所在耳。順時巡狩亦著前典。若如來言。則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曰。若鑿駕必動。可先幸洛陽。枕威蓄銳。傳檄江南。如其不服。伐之未晚。堅不從。遣平陽公融等精銳二十五萬爲前鋒。堅躬率步騎六十萬。到頃。晉遣征虜將軍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距之。堅前軍大潰於八公山西。晉軍逐北三十餘里。死者相枕。融馬倒殞首。堅單騎而遁。如所諫焉。安常注諸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甚遠理。願見瑞相。乃夢見梵道人。頭白眉毛長。語安云。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

設食。後十誦律至。遠公乃知和尚所夢。竇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處處成則。安旣德爲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爲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安每與弟子法遇。等於彌勒。前立誓願。生兜率。後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異僧。形甚庸陋。來寺寄宿。寺房旣窄。處之講堂。時維那直殿。夜見此僧。從窗隙出入。遽以白安。安驚起。禮訊問其來意。答云。相爲而來。安曰。自惟罪深。詎可度脫。彼答云。甚可度耳。

然須更浴聖僧。情願必果。具示浴法。安請問來生所  
之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卽見雲開。備覩兜率  
妙勝之報。爾夕大眾數十人。悉皆同見。安後營浴具。  
見有非常小兒伴侶數十。來入寺戲。須臾就浴。果是  
聖應也。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眾曰。吾當去矣。是日  
齋畢。無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是歲晉太元十年  
也。未終之前。隱士王嘉往候安。安曰。世事如此。行將  
及人。相與去乎。嘉曰。誠如所言。師且前行。僕有小債  
未了。不得俱去。及姚萇之得長安也。嘉時故在城內。  
萇與苻登相持甚久。萇乃問嘉。朕當得登不。答曰。略  
得。萇怒曰。得當言得。何略之有。遂斬之。此嘉所謂負  
債者也。萇死後。其子興方殺登。興字子略。卽嘉所謂  
略得者也。嘉字子年。洛陽人也。形貌鄙陋。似若不足  
本滑稽。好語笑。然不食五穀。清虛服氣。人咸宗而事  
之。往問善惡。嘉隨而應答。語則可笑。狀如調戲。辭似  
識記。不可領解。事過多驗。初養徒於加眉谷中。苻堅  
遣大鴻臚徵不就。及堅將欲南征。遣問休否。嘉無所  
言。乃乘使者馬。佯向東行數百步。因落靴帽。解棄衣  
服。奔馬而還。以示堅壽春之敗。其先見如此。及姚萇  
正害嘉之日。有人於隴上見之。乃遣書於萇。安之潛

契神人皆此類也。安先聞羅什在西國思共講析。每勸堅取之。什亦遠聞安風。謂是東方聖人。恆遙而禮之。初安生而便左臂有一皮。廣寸許。著臂。將可得上下也。唯不得出手。時人謂之爲印手菩薩。安終後十六年。什公方至。什恨不相見。悲恨無極。安旣篤好經典。志在宣法。所請外國沙門僧伽提婆。曇摩提。及僧伽跋澄等。譯出眾經百餘萬言。常與沙門法和。詮定音字。詳覈文旨。新出眾經。於是獲正。孫綽爲名德沙門論。自云。釋道安博物多才。通經名理。又爲之讚曰。物有廣贍。人固多宰。淵淵釋安。專能兼倍。飛聲汧壘。馳名淮海。形雖草化。猶若常在。有別記云。河北別有竺道安。與釋道安齊名。謂習鑿齒致書於竺道安。道安本隨師姓竺。後改爲釋。世見其二姓。因謂爲兩人。謬矣。

高僧傳初集卷五 釋道安

九

俠十

晉蒲坂釋法和

釋法和。滎陽人也。少與安公同學。以恭讓知名。善能標明論總。解悟疑滯。因石氏之亂。率徒入蜀。巴漢之士。慕德成羣。聞襄陽陷沒。自蜀入關。住陽平寺。後於金輿谷設會。與安公共登山嶺。極目周睇。旣而悲曰。此山高聳。遊望者多。一從此化。竟測何之。安曰。法師

持心有在。何懼後生。若慧心不萌。斯可悲矣。後與安公詳定新經。參正文義。頃之。僞晉王姚緒請往蒲坂講說。其後少時。勅語弟子。俗網煩惱。苦累非一。乃正衣服。繞佛禮拜。還坐本處。以衣蒙頭。奄然而卒。時年八十矣。

晉太山竺僧朗

支僧敬

竺僧朗。京兆人。少而遊方。問道長安。還關中。專當講說。常與數人同共赴請。行至中途。忽告同輩曰。君等寺中衣物。似有竊者。如言卽反。果有盜焉。由其相語。故得無失。朗蔬食布衣。志耽人外。以僞秦皇始元年。

高僧傳初集卷五

釋法和 竺僧朗

十

依十

移卜太山。與隱士張忠爲林下之契。每共遊處。忠後爲苻堅所徵。行至華陰山而卒。朗乃於金輿谷崑崙山中。別立精舍。猶是太山西北之一巖也。峰岫高險。水石宏壯。朗創築房室。製窮山美。內外屋宇數十餘區。聞風而造者百有餘人。朗孜孜訓誘。勞不告倦。秦主苻堅欽其德素。遣使覲遺。堅後沙汰眾僧。乃別詔曰。朗法師戒德冰霜。學徒清秀。崑崙一山。不在搜例。及秦姚興亦加歎重。燕主慕容德欽朗名行。給以二縣租稅。其爲時人所敬如此。此谷中舊多虎災。人常執仗結羣而行。及朗居之。猛獸歸伏。晨行夜往。道俗

無滯。百姓咨嗟稱善無極。故奉高人至今猶呼金輿谷爲朗公谷也。凡有來詣朗者。人數多少。未至一日輒以逆知。使弟子爲具飲食。必如言果至。莫不歎其有預見之明矣。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五。時太山復有支僧敦者。本冀州人。少遊汧壟。長歷荆雍。妙通大乘。兼善數論。著人物始義論。亦行於世。

晉京師瓦官寺竺法汰

曇壹

曇壹

曇壹

竺法汰。東莞人。少與道安同學。雖才辯不逮。而姿貌過之。與道安避難行至新野。安分張徒眾。命汰下京。臨別謂安曰。法師儀軌西北。下座弘教東南。江湖道

高僧傳初集卷五 竺法汰

一一

俠十

術此焉相忘矣。至於高會淨國。當期之歲寒耳。於是分手泣涕而別。乃與弟子曇壹曇貳等四十餘人沿江東下。遇疾停陽口。時桓溫鎮荊州。遣使要過。俱事湯藥。安公又遣弟子慧遠下荆問疾。汰疾小愈。詣溫。溫欲其汰久語。先對諸賓未及前。汰旣疾勢未歇。不堪久坐。乃乘輿歷廂迴出。相聞與溫曰。風痰忽發。不堪久語。比當更造。溫忽忽起出接輿。循焉。汰形長八尺。風姿可觀。含吐蘊藉。辭若蘭芳。時沙門道恆頗有才力。常執心無義。大行荆土。汰曰。此是邪說。應須破之。乃大集名僧。令弟子曇壹難之。據經引理。析駁

紛紜恆拔其口辯不肯受屈。日色既暮。明旦更集。慧遠就席。攻難數番。闕責鋒起。恆自覺義途差異。神色微動。塵尾扣案。未卽有答。遠曰。不疾而速。杼袖何爲。坐者皆笑。心無之義。於此而息。汰下都止瓦官寺。晉太宗簡文皇帝深相敬重。請講放光經。開題大會。帝親臨幸。王侯公卿莫不畢集。汰形解過人。流名四遠。開講之日。黑白觀聽。土席成羣。及諮稟門徒。以次駢席。三吳負裘至者千數。瓦官寺本是河內山玩墓王公爲陶處。晉興寧中。沙門慧力啟乞爲寺。止有堂塔而已。及汰居之。更拓房宇。修立眾業。又起重門。以可地勢。汝南世子司馬綜第去寺近。遂侵掘寺側重門。淪陷。汰不介懷。綜乃感悟。躬往悔謝。汰臥與相見。傍若無人。領軍王洽東亭王珣太傅謝安並欽敬無極。臨亡數日。忽覺不念。乃語弟子。吾將去矣。以晉太元十二年卒。春秋六十有八。烈宗孝武詔曰。汰法師道播八方。澤流後裔。奄爾喪逝。痛貫於懷。可賻錢十萬。喪事所須。隨由備辦。孫綽爲之贊曰。淒風拂林。嗚絃映壑。爽爽法汰。校德無忤。汰弟子曇壹曇貳並博練經義。又善老易。風流趣好。與慧遠齊名。曇貳少卒。汰哭之慟。曰。天喪回也。汰所著義疏。并與郗超書論本。



無義皆行於世。或有言曰。汰是安公弟子者非也。

晉飛龍山釋僧光

道護

釋僧光冀州人。常山淵公弟子。性純素有貞操。爲沙彌時。與道安相遇於逆旅。安時亦未受具戒。因共披陳志。慕神氣慷慨。臨別相謂曰。若俱長大。勿忘同遊。光受戒已後。厲行精苦。學通經論。值石氏之亂。隱於飛龍山。遊想巖壑。得志禪慧。道安後復從之。相會欣喜。謂昔誓始從。因共披文屬思。新悟尤多。安曰。先舊格義於理多違。光曰。且當分析逍遙。何容是非。先達安曰。弘贊理教。宜令允愜。法鼓競鳴。何先何後。光乃

高僧傳初集卷五 釋僧光

一三

依十

與安汰等南遊。晉平講道弘化。後還襄陽。遇疾而卒。又與沙門道護亦冀州人。貞節有慧解。亦隱飛龍山。與安等相遇。乃共言曰。居靜離俗。每欲匡正大法。豈可獨步山門。使法輪輟軫。宜各隨力所被。以報佛恩。眾僉曰善。遂各行化。後不知所終。

荆志晉荊州上明竺僧輔。輔曰。昔財具大。志高。輔

竺僧輔。鄴人也。少持戒行。執志貞苦。學通諸論。兼善經法。道振伊洛。一都宗事。值西晉饑亂。輔與釋道安等。隱於濩澤。研精辯析。洞盡幽微。後憩荊州上明寺。單蔬自節。禮懺翹懃。誓生兜率。仰瞻慈氏。時瑯琊王

忱爲荊州刺史。藉輔貞素。請爲戒師。一門宗奉。後未  
亡二日。忽云明日當去。至於臨終。妙香滿室。梵響相  
係。道俗奔波來者萬數。是日後分無疾而化。春秋六  
十。因葬寺中。僧爲起塔。

晉京師瓦官寺竺僧敷

竺僧敷。未詳氏族。學通眾經。尤善放光及道行般若。  
西晉末亂。移居江左。止京師瓦官寺。盛開講席。建業  
舊僧莫不推服。時同寺沙門道嵩亦才解相次。與道  
安書云。敷公研微秀發。非吾等所及也。時異學之徒  
咸謂心神有形。但妙於萬物。隨其能言。互相摧壓。敷

高僧傳初集卷五

竺僧敷

竺僧敷

一四

俠十

乃著神無形論。以有形便有數。有數則有盡。神既無  
盡。故知無形矣。時狀辯之徒。紛紜交諍。既理有所歸。  
愜然信服。後又著放光道行等義疏。後終於寺中。春  
秋七十餘矣。竺法汰與道安書云。每憶敷上人周旋  
如昨。逝沒奄復多年。與其清談之日。未嘗不相憶思。  
得與君共覆疏其美。豈圖一旦永爲異世。痛恨之深。  
何能忘情。其義理所得披尋之功。信難可圖矣。汰與  
安書數述敷義。今推尋失其文。製湮沒可悲。

晉荊州長沙寺釋曇翼

僧衛

釋曇翼。姓姚。羌人也。或云冀州人。年十六出家。事安

公爲師。少以律行見稱。學通三藏。爲門人所推。經遊蜀郡。刺史毛璩深重之。爲設中食。躬自瞻奉。見翼於飯中。得一粒穀。先取食之。璩密以敬異。知必不辜。信施。後餉米千斛。翼受而分施。翼嘗隨安在檀溪寺。晉長沙太守滕舍之。於江陵捨宅爲寺。告安求一僧爲總領。安謂翼曰。荆楚士庶始欲師宗。成其化者。非爾而誰。翼遂杖錫南征。締構寺宇。卽長沙寺是也。後互賊。越逸。侵掠漢南。江陵闔境避難。上明翼。又於彼立寺。羣寇旣蕩。復還江陵。修復長沙寺。丹誠祈請。遂感舍利。盛以金瓶。置於齋座。翼乃頂禮立誓曰。若必是金剛餘陰。願放光明。至乎中夜。有五色光彩。從瓶漸出。照滿一堂。舉眾驚嗟。莫不挹翼神感。當於爾時。雖復富蘭等見。亦迴僞歸真也。後入巴陵君山伐木。山海經所謂洞庭山也。山上有穴。通吳之苞山。山旣靈異。人甚憚之。翼率人入山。路值白蛇數十。臥遮行轍。翼退還所住。遙請山靈。爲其禮懺。乃謂神曰。吾造寺伐材。幸願共爲功德。夜卽夢見神人告翼曰。法師旣爲三寶須用。特相隨喜。但莫令餘人妄有所伐。明日更往路甚清夷。於是伐木沿流而下。其中伐人不免私竊。還至寺上。翼材已畢。餘人所私之者。悉爲官所

取其誠感如此。翼常歎寺立僧足而形像尙少。阿育王所造容儀神瑞皆多。布在諸方。何其無感不能招致。乃專精懇惻。請求誠應。以晉太元十九年甲午之歲二月八日。忽有一像現於城北光相衝天。時白馬寺僧眾先往迎接。不能令動。翼乃往祇禮。謂眾人曰。當是阿育王像降我。長沙寺焉。卽令弟子三人捧接。飄然而起。迎還本寺。道俗奔赴。車馬轟填。後屬賓禪師僧伽難陀從蜀下。入寺禮拜。見像光上有梵字。使曰。是阿育王像。何時來此。時人聞者方知翼之不謬。年八十二而終。終日像圓光奄然。靈化莫知所之道。

高僧傳初集卷五

釋曇翼

十六

佛十

俗咸謂翼之通感焉。時長沙寺復有僧衛沙門。學業甚著。爲殷仲堪所重。尤善十住。乃爲之注解。

### 晉荊州長沙寺釋法遇

釋法遇不知何許人。弱年好學。篤志墳素。而任性誇誕。謂傍若無人。後與安公相值。忽然信伏。遂投簪許道。事安爲師。旣沐玄化。悟解非常。折挫本心。謙虛成德。義陽太守阮保聞風。欽慕遙結善友。修書通好。施遺相接。後襄陽被寇。遇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寺。講說眾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止罰而不遣。安公遙聞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

緘封題以寄遇。遇開封見杖。卽曰。此由飲酒僧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憂賜。卽命維那鳴槌集眾。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畢。遇乃起。出眾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命維那行杖三下。內杖筒中。垂淚自責。時境內道俗莫不歎息。因之厲業者甚眾。旣而與慧遠書曰。吾人微闇短。不能率眾。和尙雖隔在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後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劉士文。臨西向拜。

晉荆州上明釋曇徽

黑白衲。其常服。雖百

釋曇徽。河內人。年十二。投道安出家。安尙其神彩。且

令讀書。二三年。中學兼經史。十六方許剃髮。於是專

高僧傳初集卷五

釋法遇

釋曇徽

十七

俠十

務佛理。鏡測幽凝。未及立年。便能講說。雖志業高。素而以恭雅見重。後隨安在襄陽。苻丕寇境。乃東下荆州。止上明寺。每法輪一轉。則黑白奔波。常願解有所從。乃圖寫安形。存念禮拜。於是江陵士女咸西向致敬。印手菩薩。或問法師道化。何如和尙。徽曰。和尙內行深淺。未易可測。外緣所被。多諸應驗。在吾一涕。寧比江海耶。以晉太元二十年卒。臨亡之日。體無餘患。上堂。同眾中食。因而告別。食竟。還房。右脇而化。春秋七十三矣。著立本論九篇。六識旨歸十二首。並行於世。

晉長安覆舟山釋道立。與吳太二隱。事母。釋道立不知何許人。少出家。事安公爲師。善放光經。又以莊老三玄。微應佛理。頗亦屬意焉。性澄靜。不涉當世。後隨安入關。隱覆舟山巖。居獨立。不受供養。每潛思入禪。輒七日不起。如此者數矣。後夏初。忽出山。鳩集眾僧。自爲講大品經。或問其故。答云。我止可至秋。爲欲令所懷麤訖耳。自恣後數日。果無疾而終。時人謂知命者矣。

晉長沙寺釋曇戒

釋曇戒一名慧精。姓卓。南陽人。晉外兵郎棘陽令潛

高僧傳初集卷五

釋道立

釋曇戒

十八

俠十

之弟也。居貧。務學。遊心墳典。後聞於法道。講放光經。乃借衣一聽。遂深悟佛理。廢俗從道。伏事安公爲師。博通三藏。誦經五十餘萬言。常日禮五百拜佛。晉臨川王甚知重。後篤疾。常誦彌勒佛名。不輟口。弟子智生侍疾。問何不願生安養。戒曰。吾與和尚等八人。同願生兜率。和尚及道願等皆已往生。吾未得去。是故有願耳。言畢。卽有光照於身。容貌更悅。遂奄爾遷化。春秋七十。仍葬安公墓右。

晉於潛青山竺法曠

竺法曠。姓臯。下邳人。寓居吳興。早失二親。事後母以

孝聞家貧無蓄常躬耕壟畔以供色養及母亡行喪盡禮服闋出家事沙門竺曇印爲師印明徹有道行曠師事竭誠迨受具戒棲風立操卓爾遷羣履素安業志行淵深印嘗疾病危篤曠乃七日七夜祈誠禮懺至第七日忽見五色光明照印房戶印如覺有人以手振之所苦遂愈後辭師遠遊廣尋經要還止於潛青山石室每以法華爲會三之旨無量壽爲淨土之因常吟詠二部有眾則講獨處則誦謝安爲吳興守故往展敬而山棲幽阻車不通轍於是解駕山椒陵峯步往晉簡文皇帝遣堂邑太守曲安遠詔問起

居并詒以妖星請曠爲力曠答詔曰昔宋景修福妖星移次陛下光輔以來政刑允輯天下任重萬機事殷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唯當勤修德政以塞天譴貧道必當盡誠上答正恐有心無力耳乃與弟子齋懺有頃災滅晉興寧中東遊禹穴觀矚山水始投若耶之孤潭欲依巖傍嶺棲閑養志郟超謝慶緒並結交塵外時東土多遇疫疾曠旣少習慈悲兼善神呪遂遊行村里拯救危急乃出邑止昌原寺百姓疾者多祈之致効有見鬼者言曠之行住常有鬼神數十衛其前後時沙門竺道隣造無量壽像曠乃率其有緣

起立大殿相傳云伐木遇旱曠呪令至水晉孝武帝  
欽承風聞要請出京事以師禮止於長干寺元興元  
年卒春秋七十有六散騎常侍顧愷之爲作讚傳云

晉吳虎丘東山寺竺道壹

帛道歎 道寶

竺道壹姓陸吳人也少出家貞正有學業而晦迹隱  
智人莫能知與之久處方悟其神出瑯琊王珣兄弟  
深加敬事晉太和中出都止瓦官寺從汰公受學數  
年之中思徹淵深講傾都邑汰有弟子曇壹亦雅有  
風操時人呼曇壹爲大壹道壹爲小壹名德相繼爲  
時論所宗晉簡文皇帝深所知重及帝崩汰死壹乃

高僧傳初集卷五 竺道壹

二十一

俠十

還東止虎丘山學徒苦留不止乃令丹陽尹移壹還  
都壹答尹曰蓋聞大道之行嘉遁得肆其志唐虞之  
盛逸民不奪其性弘方由於有外致遠待而不踐大  
晉光熙德被無外崇禮佛法弘長彌大是以殊域之  
人不遠萬里被褐振錫洋溢天邑皆割愛棄欲洗心  
清玄遐期曠世故道深常隱志存慈救故遊不滯方  
自東徂西唯道是務雖萬物惑其日計而識者悟其  
歲功今若責其屬籍同役編戶恐遊方之士望崖於  
聖世輕舉之徒卓長往而不反虧盛明之風有謬主  
相之旨且荒服之賓無關天臺幽藪之人不書王府



幸以時審讞詳而後集也。壹於是閑居幽阜。晦影窮谷。時若耶山有帛道猷者。本姓馮山陰人。少以篇牘著稱。性率素。好丘壑。一吟一詠。有濠上之風。與道壹經有講筵之遇。復與壹書云。始得優遊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爲詩。陵峰採藥。服餌蠲痼。樂有餘也。但不與足下同。日以此爲恨耳。因有詩曰。連峰數千里。脩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閒步踐其逕。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而壹得書。既有契心抱。乃東適耶溪。與道猷相會。定於林下。於是縱情塵外。以經書自

娛。頃之郡守瑯琊王薈於邑西起嘉祥寺。以壹之風德高遠。請居僧首。壹乃抽六物遺於寺。造金牒千像。壹旣博通內外。又律行清嚴。故四遠僧尼咸依附。詔稟時人號曰九州都維那。後暫往吳之虎丘山。以晉隆安中遇疾而卒。卽葬於山南。春秋七十有一矣。孫綽爲之讚曰。馳辭說言。因緣不虛。惟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譽。條被猗蔚。枝榦森疏。壹弟子道寶。姓張亦吳人。聰慧夙成。尤善席上。張彭祖王秀。玟皆見推重。並著莫逆之交焉。

釋慧虔。姓皇甫。北地人也。少出家。奉持戒行。志操確然。憩廬山。十有餘年。道俗有業志勝途者。莫不屬慕。風采羅什。新出諸經。虔志存敷顯。宣揚德教。以遠公在山。足紐振玄風。虔乃東遊吳越。矚地弘通。以晉義熙之初。投山陰嘉祥寺。克已導物。苦身率眾。凡諸新經。皆書寫講說。涉將五載。忽然得病。寢疾少時。自知必盡。乃屬想安養。祈誠觀音。山陰北寺有淨巖。尼宿德有戒行。夜夢見觀世音。從西郭門入。清暉妙狀。光映日月。幢旛華蓋。皆以七寶莊嚴。見便作禮。問曰。不審大士。今何所之。答云。往嘉祥寺迎虔公。因爾無常。生歡羨焉。

### 高僧傳初集卷第五

音釋

恆

苦協切

濩

濩屋號切。濩澤縣名。在河東。

汰

他蓋切。當侯切。

也

快也

鎔

他達切。小門也。

駢

駢聯也。

痾

煙切。汧地也。

睇

持計切。視也。

表

直質切。書衣也。

痾

丁郢切。案屬。

邳

邳脂切。下地也。

闕

苦穴切。終也。

痾

切病。

蒼

古會切。

高僧傳初集卷第六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三

晉廬山釋慧遠

釋慧遠。本姓賈氏。鴈門樓煩人也。弱而好書。珪璋秀發。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爲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性度弘偉。風鑒朗拔。雖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一。欲度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值石虎已死。中原寇亂。南路阻塞。志不獲從。時沙門釋道安立寺於太行恆山。弘讚像法。聲甚著聞。遠遂往

高僧傳初集卷六

釋慧遠

一

槐一

歸之。一面盡敬以爲眞吾師也。後聞安講般若經。豁然而悟。乃歎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便與弟慧持投簪落髮。委命受業。既入乎道。厲然不羣。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爲己任。精思諷持。以夜續晝。貧旅無資。繼續常闕。而昆弟恪恭。終始不懈。有沙門曇翼。每給以燈燭之費。安公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遠藉慧解於前。因發勝心於曠劫。故能神明英越。機鑿遐深。安公常歎曰。使道流東國。其在遠乎。年二十四。便就講說。嘗有客聽講難實相義。往復移時。彌增疑昧。遠乃引莊子義爲連類。於惑者曉然。是後安公特聽慧遠

不廢俗書。安有弟子法遇曇徽皆風才照灼志業清敏並推服焉。後隨安公南遊樊沔。僞秦建元九年秦將苻丕寇并襄陽。道安爲苻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張徒眾各隨所之。臨路諸長德皆被誨約。遠不蒙一言。遠乃跪曰。獨無訓勸懼非人例。安曰。如汝者豈復相憂。遠於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住上明寺。後欲往羅浮山。及屆潯陽見廬峰清靜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此處去水本遠。遠乃以杖扣地曰。若此中可得棲止。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浚矣。成溪。其後少時潯陽亢旱。遠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有巨

蛇從池上空須臾大雨。歲以有年。因號精舍爲龍泉寺焉。時有沙門慧永居在西林。與遠同門舊好。遂要遠同止。永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弘道。今徒屬已廣。而來者方多。貧道所棲褊狹。不足相處。如何。桓乃爲遠復於山東更立房殿。卽東林是也。遠創造精舍洞盡山美。卻負香爐之峰。傍帶瀑布之壑。仍石疊基。卽松栽構。清泉環階。白雲滿室。復於寺內別置禪林。森樹煙凝。石逕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氣肅焉。遠聞天竺有佛影。是佛昔化毒龍所畱之影。在北天竺月氏國耶竭呵城南。古仙人石室中住。道取流沙西

一萬五千八百五十里。每欣感交懷。志欲瞻覩。會有西域道士。敘其光相。遠乃背山臨流。營築龕室。妙算畫工。淡彩圖寫。色疑積空。望似煙霧。暉相炳燿。若隱而顯。遠乃著銘曰。廓矣大象。理玄無名。體神人化。落影離形。迴暉層巖。凝映虛亭。在陰不昧。處闇愈明。婉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同方。迹絕而冥。其一茫茫荒宇。靡勸靡獎。淡虛寫容。拂空傳像。相具體微。冲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徹乃應。扣誠發響。雷音停岫。津悟冥賞。撫之有會。功弗由曩。其二旋踵忘敬。罔慮罔識。三光掩暉。萬象一色。庭宇幽藹。歸途莫測。悟之以

靖。開之以力。慧風雖遐。惟塵假息。匪聖玄覽。孰扇其極。其三希音遠流。乃眷東顧。欣風慕道。仰規玄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託彩虛淡。殆映霄霧。迹似像真。理深其趣。奇興開襟。祥風引路。清氣迴軒。昏交未曙。鬢髴神容。依稀欽遇。四銘之圖之。曷營曷求。神之聽之。鑒爾所修。庶茲塵軌。映彼玄流。漱清靈沼。飲和至柔。照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冥託。宵想神遊。畢命一對。長謝百憂。五又昔潯陽陶侃。經鎮廣州。有漁人於海中見神光。每夕豔發。經旬彌盛。怪以白侃。侃往詳視。乃是阿育王像。卽接歸。以送武昌寒溪寺。寺主僧珍嘗

往夏口。夜夢寺遭火。而此像屋獨有龍神圍繞。珍覺馳還寺。寺既焚盡。唯像屋存焉。侃後移鎮。以像有威靈。遣使迎接。數十人輦之至水。及上船。船又覆沒。使者懼而反之。竟不能獲。侃幼出雄武。素薄信情。故荆楚之間爲之謠曰。陶惟劍雄。像以神標。雲翔沈宿。邈何遙遙。可以誠致。難以力招。及遠創寺。既成。祈心奉請。乃飄然自輕。往還無梗。方知遠之神感。證在風謠矣。於是率眾行道。昏曉不絕。釋迦餘化於斯。復興。既而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賓。並不期而至。望風遙集。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鴈門周續之。新蔡畢

穎之南陽宗炳。張萊民。張季碩等。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遠乃於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其期西方。乃令劉遺民著其文曰。維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釋慧遠。貞感幽奧。霜懷特發。乃延命同志。息心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之陰。般若雲臺。精舍阿彌陀像前。率以香華敬薦。而誓焉。推斯一會之眾。夫緣化之理。既明。則三世之傳顯矣。遷感之數。既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潛淪。悟無常之期切。審三報之相催。知險趣之難拔。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濟者也。蓋神者

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主。則渺茫何津。今幸以不謀而僉心西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寢夢。欣歡百於子來。於是雲圖表暉。影倅神造。功由理諧。事非人運。茲實天啟。其誠冥運來萃者矣。可不剋心重精。蔓思以凝其慮哉。然其景績參差。功德不一。雖晨祈云同。夕歸攸隔。卽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焉。胥命整襟法堂。等施一心。亭懷幽極。誓茲同人。俱絕遊域。其有驚出絕倫。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雲嶠。忘兼全於幽谷。先進之與後升。勉思彙征之道。然復妙觀大儀。啟心貞照。識以悟新形。由化革。藉芙蓉於中流。蔭瓊柯以咏言。飄雲衣於八極。汎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彌穆。心超樂以自怡。臨三途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紹眾靈以繼軌。指太息以爲期。究茲道也。豈不弘哉。遠神韻嚴肅。容止方稜。凡預瞻覩。莫不心形戰慄。曾有一沙門。持竹如意。欲以奉獻。入山信宿。竟不敢陳。竊畱席隅。默然而去。有慧義法師。強正不憚。將欲造山。謂遠弟子慧寶曰。諸君庸才。望風推服。今試觀我如何。至山。值遠講法華。每欲難問。輒心悸流汗。竟不敢語。出謂慧寶曰。此公定可訝。其伏物蓋眾如此。殷

仲堪之荊州過山展敬與遠共臨北澗論易體要移  
景不勅既而歎曰識信深明實難庶幾司徒王謐護  
軍王默等並欽慕風德遙致師敬謐修書曰年始四  
十而衰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  
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  
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耶聊想斯理久已  
得之爲復酬來信耳盧循初下據江州城入山詣遠  
遠少與循父暉同爲書生及見循歡然道舊因朝夕  
音介僧有諫遠者曰循爲國寇與之交厚得不疑乎  
遠曰我佛法中情無取捨豈不爲識者所察此不足

高僧傳初集卷六 釋慧遠

六

槐一

懼及宋武追討盧循設帳桑尾左右曰遠公素主廬  
山與循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必無彼此乃遣  
使齋書致敬并遺錢米於是遠近方服其明見初經  
流江東多有未備禪法無聞律藏殘闕遠慨其道缺  
乃令弟子法淨法領等遠尋眾經踰越沙雪曠歲方  
反皆獲梵本得以傳譯昔安法師在關請曇摩難提  
出阿毗曇心其人未善晉言頗多疑滯後有罽賓沙  
門僧伽提婆博識眾典以晉太元十六年來至潯陽  
遠請重譯阿毗曇心及三法度論於是二學乃興并  
製序標宗貽於學者孜孜爲道務在弘法每逢西域



一寶。輒懇側諮訪。聞羅什入關。卽遣書通好。曰。釋慧遠頓首。去歲得姚左軍書。具承德問。仁者曩絕殊域。越自外境。於時音驛未交。聞風而悅。但江湖難寘。以形乖爲歎耳。須知承否通之會。懷寶來遊。至止有問。則一日九馳。徒情欣雅味。而無由造盡。寓目望途。固以增其勞佇。每欣大法宣流。三方同遇。雖運鍾其末。而趣均在昔。誠未能扣津妙門。感徹遺靈。至於虛襟遣契。亦無日不懷。夫栴檀移植。則異物同熏。摩尼吐曜。則眾珍自積。是惟教合之道。猶虛往實歸。况宗一無像而應。不以情者乎。是故負荷大法者。必以無執

爲心。會友以仁者使功不自已。若令法輪不停軫於八正之路。三寶不輟音於將盡之期。則滿願不專美於絕代。龍樹豈獨善於前蹤。今往比量衣裁。願登高座爲著之。并天漉之器。此旣法物。聊以示懷。什答書曰。鳩摩羅什和南。旣未言面。又文辭殊隔。導心之路不通。得意之緣。圯絕。傳驛來貺。麤承風德。比知何如。備聞一途。可以蔽百經言。末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助哉仁者。善弘其事。夫財有五備。福戒博聞。辯才深智。兼之者道隆。未具者疑滯。仁者備之矣。所以寄心通好。因譯傳意。豈其能盡麤酬來意耳。損所致比量。

衣裁欲令登法座時著。當如來意。但人不稱物。以爲愧耳。今往常所用鍤石雙口澡罐。可備法物之數也。并遺偈一章曰。旣已捨染樂。心得善攝不。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不。畢竟空相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慧。是法性無照。虛誑等無實。亦非停心處。仁者所得法。幸願示其要。遠重與什書曰。日有涼氣。比復何如。去月法識道人至。聞君欲還本國。情以悵然。先聞君方當大出諸經。故未欲便相諮求。若此傳不虛。眾恨可言。今輒略問數十條事。冀有餘暇。一一爲釋。此雖非經中之大難。要欲取決於君耳。并報偈一章曰。本

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積山勢。惑相更相乘。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途非一世。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末問尙悠悠。相與期暮歲。後有弗若多羅來。適關中。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爲晉文。三分始二。而多羅棄世。遠常慨其未備。及聞曇摩流支入秦。復善誦此部。乃遣弟子曇邕致書祈請。令於關中更出餘分。故十誦一部具足無闕。晉地獲本相傳至今。葱外妙典。關中勝說。所以來集茲土者。遠之力也。外國眾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道士。每至燒香禮拜。輒東向稽首。獻心廬岳。其神理之迹。故未可測。

也。先是中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長遠而已。遠乃歎曰。佛是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耶。因著法性論曰。至極以不變爲性。得性以體極爲宗。羅什見論而歎曰。邊國人未有經。便闡與理合。豈不妙哉。秦主姚興欽風名德。歎其才思。致書慇懃。信餉連接。贈以龜茲國細縷雜變像。以伸款心。又令姚嵩獻其珠像。釋論新出。興送論并遺書曰。大智論新譯訖。此旣龍樹所作。又是方等旨歸。宜爲一序。以伸作者之意。然此諸道士。咸相推謝。無敢動手。法師可爲作序。以貽後之學者。遠答云。欲令作大智論序。以伸作者之意。貧道聞懷大非小。褚所容。汲深非短。縷所測。披省之日。有愧高命。又體羸多疾。觸事有廢。不復屬意。已來其日亦久。緣告之重。輒麤綴所懷。至於研究之美。當復寄諸明德。其名高遠。固如此。遠常謂大智論文句繁廣。初學難尋。乃抄其要文。撰爲二十卷。序致淵雅。使夫學者息過半之功矣。後桓玄征殷仲堪。軍經廬山。要遠出虎溪。遠稱疾不堪。玄自入山。左右謂玄曰。昔殷仲堪入山。禮遠願公。勿敬之。玄答。何有此理。仲堪本死人耳。及至見遠。不覺致敬。玄問。不敢毀傷。何以翦削。遠答云。立身行道。玄稱善。所懷問

難不敢復言。乃說征討之意。遠不答。玄又問何以見願。遠云。願檀越安隱。使彼亦復無他。玄出山。謂左右曰。實乃生所未見。玄後以震主之威。苦相延致。乃貽書。騁說勸令登仕。遠答辭堅正。確乎不拔。志踰丹石。終莫能迴。俄而玄欲沙汰眾僧。教僚屬曰。沙門有能伸述經誥。暢說義理。或禁行循整。足以宣寄大化。其有違於此者。悉皆罷道。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遠與玄書曰。佛教陵遲。穢雜日久。每一尋至。慨憤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淪滑將及。竊見清澄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夫溼以渭分。則清濁殊勢。枉以直正。則不仁自遠。此命旣行。必二理斯得。然後令飾僞者。絕假通之路。懷眞者無負俗之嫌。道世交興。三寶復隆矣。因廣玄條制。玄從之。昔成帝幼冲。庾冰輔政。以爲沙門應敬王者。尚書令何充。僕射褚翌。諸葛恢等。奏不應敬禮。官議悉同。充等門下承冰旨。爲駁。同異紛然。竟莫能定。及玄在姑熟。欲令盡敬。乃與遠書曰。沙門不敬王者。旣是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未喻。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與八座書。今以呈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行之事。一二令詳遣想。必有以釋其所疑耳。遠答書曰。夫稱沙門者何耶。

謂能發矇俗之幽昏。啟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遺風。激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迹。所悟固已弘矣。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玄雖苟執先志。恥卽外從而覩遠辭。旨趁起未決。有頃玄篡位。卽下書曰。佛法宏矣。所不能測。推奉主之情。故興其敬。今事旣在己。宜盡謙光。諸道人勿復致禮也。遠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凡有五篇。一曰。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之以成教。二曰。出家。謂出家者能遁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遁世則宜高尚其迹。天然故能拯溺俗於沈流。拔玄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近開人天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浴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也。三曰。求宗不順化。謂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其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其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故沙門雖抗禮萬乘。高

尙其事不僞王侯而沾其惠者也。四曰體極不兼應。謂如來之與周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成異。終期必同。故雖曰道殊。所歸一也。不兼應者。物不能兼愛也。五曰形盡神不滅。謂識神馳騫隨行東西也。此是論之大意。自是沙門得全方外之迹矣。及桓玄西奔。晉安帝自江陵旋於京師。輔國何無忌勸遠候迎。遠稱疾不行。帝遣使勞問。遠修書曰。釋慧遠頓首。陽月。和暖。願御膳順宜。貧道先嬰重疾。年衰益甚。猥蒙慈詔。曲垂光慰。感懼之深。實百於懷。幸遇慶會。而形不自運。此情此慨。良無以喻。詔答陽中感懷。知所患

未佳。甚情耿。去月發江陵。在道多諸惡情。遲兼常。本冀經過相見。法師旣養素山林。又所患未痊。邈無復因。增其歎恨。陳郡謝靈運負才傲俗。少所推崇。及一相見。肅然心服。遠內通佛理。外善羣書。夫預學徒。莫不依擬。時遠講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旨。次宗後別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因寄書嘲之曰。昔與足下共於釋和尙間。面受此義。今便題卷。首稱雷氏乎。其化兼道俗。斯類非一。自遠卜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遊履。常以虎溪爲界。焉。以晉義熙十二年八月初動散。至六日。因篤大德。

耆年皆稽顙請飲。酒不許。又請飲米汁。不許。又請以蜜和水爲漿。乃命律師令披卷尋文。得飲。與不卷未半而終。春秋八十三矣。門徒號慟若喪。考妣道俗奔赴踵繼。肩隨遠以凡夫之情。難割。乃制七日。展哀。遺命使露骸松下。旣而弟子收葬。潯陽太守阮侃於山西嶺鑿壙開塚。謝靈運爲造碑文。銘其遺德。南陽宗炳又立碑寺門。初遠善屬文章。辭氣清雅。席上談吐。精義簡要。加以容儀端整。風彩灑落。故圖像於寺。遐邇式瞻。所著論序銘贊詩書集爲十卷。五十餘篇。見重於世焉。

高僧傳初集卷六 釋慧遠

十三

槐一

晉蜀龍淵寺釋慧持 惠巖 僧恭 道汎 雲蘭

釋慧持者。慧遠之弟也。沖默有遠量。年十四。學讀書。一日所得。當他一句。善文史。巧才製。年十八。出家。與兄共伏事道安法師。徧學眾經。遊刃三藏。及安在襄陽。道遠東下。持亦俱行。初憩荊州上明寺。後適廬山。皆隨遠共止。持形長八尺。風神儁爽。常躡草屣。納衣半脛。廬山徒屬莫匪英秀。往反三千。皆以持爲稱首。持有姑爲尼名道儀。住在江夏。儀聞京師盛於佛法。欲下觀化。持乃送姑至都。止於東安寺。晉衛軍琅琊王珣深相器重。時有西域沙門僧伽羅。義善誦四含。

珣請出中阿舍經持乃校閱文言搜括詳定後還山  
少時豫章太守范寧請講法華毗曇於是四方雲聚  
千里遙集王珣與范寧書云遠公持公孰愈范答書  
云誠爲賢兄賢弟也王重書云但令如兄誠未易有  
况弟復賢耶兗州刺史瑯琊王恭致書於沙門僧檢  
曰遠持兄弟至德何如檢答曰遠持兄弟也綽綽焉  
信有道風矣羅什在關遙相欽敬致書通好結爲善  
友持後聞成都地沃民豐志往傳化兼欲觀瞻峨眉  
振錫岷岫乃以晉隆安三年辭遠入蜀遠苦留不止  
遠歎曰人生愛聚汝獨樂離如何持亦悲曰若滯情

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旣割欲求道正以西方爲期  
耳於是兄弟投淚憫默而別行達荊州刺史殷仲堪  
禮遇欣重時桓玄亦在彼玄雖涉學功疏而一往神  
出見持有隣幾獨絕尤歎是今古無比大欲結歡持  
旣疑其爲人遂棄而不納殷桓二人苦欲留之持益  
無停意臨去與玄書曰本欲棲病峨眉之岫觀化流  
沙之表不能負其發足之懷便束裝首路玄得書惘  
愴知其不可止遂乃到蜀止龍淵精舍大弘佛法并  
絡四方慕德成侶刺史毛璩推相崇挹時有沙門惠  
巖僧恭先在岷蜀人情傾蓋及持至止皆望風推服



有升持堂者皆號登龍門。恭公幼有才思爲蜀郡僧正。巖公內外多解。素爲毛璩所重。後蜀人譙縱因鋒鏑之機。攻殺毛璩。割璩蜀土。自號成都王。乃集僧設會。遍請巖公。巖不得已而赴。璩旣宿昔檀越。一旦傷破。觀事增悲痛。形顏色遂爲譙縱所忌。因而被害。舉邑紛擾。白黑危懼。持避難憩陴縣中寺。縱有從子道福。凶悖尤甚。將兵往陴。有所討戮。還過入寺。人馬浴血。眾僧大怖。一時驚走。持在房前盥洗。神色無忤。道福直至持邊。持彈指漉水。淡然自若。福愧悔流汗。出寺門。謂左右曰。大人故與眾異。後境內清恬。還止龍

淵寺。諱說齋。幟老而愈篤。以晉義熙八年卒於寺中。春秋八十有六。臨終遺命。務勸律儀。謂弟子曰。經言戒如平地。眾善由生。汝等行住坐臥。宜其謹哉。以東。間經籍付弟子道泓。在西。間法典囑弟子曇蘭。泓業行清敏。蘭神悟天發。並係軌師蹤焉。春。淵寺。晉盧山釋慧永。

釋慧永

姓鄱河內人也

年十二出家。伏事沙門竺曇

現爲師。後又伏膺道安法師。素與慧遠共期。欲結宇羅浮之岫。遠旣爲道安所留。永乃欲先踰五嶺。行經潯陽郡人陶範苦相要留。於是且停廬山之西林寺。

既門徒稍盛。又慧遠同築。遂有意終焉。永貞素自然。清心克己。言常含笑。語不傷物。耽好經典。善於講說。蔬食布衣。率以終歲。又別立一茅室於嶺上。每欲禪思。輒往居焉。時有至房者。並聞殊香之氣。永屋中常有一虎。人或畏者。輒驅出令上山。人去後。還復循伏。永嘗出邑。薄晚還山。至烏橋。烏橋營主醉騎馬當道。遮永不聽去。日時向晚。永以杖遙指馬。馬卽驚走。營主倒地。永捧慰還營。因爾致疾。明晨往寺。向永悔過。永曰。非貧道本意。恐戒神所爲耳。白黑聞知。歸心者眾矣。後鎮南將軍何無忌。作鎮潯陽。爰集虎溪。請永

及慧遠。遠既久持名望。亦雅足才力。從者百餘。皆端整有風序。及高言華論。舉動可觀。永恬然獨往。率爾後至。納衣草屣。執杖提鉢。而神氣自若。清散無矜。眾咸重其貞素。翻更多之。遠少所推先。而挹永高行。身執卑恭。以希冥福。永厲行精苦。願生西方。以晉義熙十年。遇疾危篤。而專謹戒律。執志愈勤。雖枕病懷苦。顏色怡悅。未盡少時。忽歛衣合掌。求屣欲起。如有所見。眾咸驚問。答云。佛來。言終而卒。春秋八十有三。道俗在山。咸聞異香。七日乃歇。時廬山又有釋僧融。亦苦節通靈。能降伏鬼物云。

晉廬山釋僧濟

釋僧濟未詳何許人。晉太元中入廬山。從遠公受學。大小諸經及世典書數。皆遊練心抱貫其深要。年始過立。便出邑開講。歷當元匠。遠每謂曰。其吾弘佛法者。爾其人乎。後停山少時。忽感篤疾。於是誠要西國。想像彌陀。遠遺濟一燭曰。汝可以運心安養。競諸漏刻。濟執燭憑几。停想無亂。又請眾僧夜集。爲轉無量壽經。至五更中。濟以燭授同學。令於僧中行之。於是暫臥。因夢見自乘一燭。乘虛而行。覩無量壽佛接置於掌。徧至十方。不覺欬然而覺。具爲侍疾者說之。且悲且慰。自省四大。了無疾苦。至於明夕。忽索履起立。目逆虛空。如有所見。須臾還臥。顏色更悅。因爲傍人云。吾其去矣。於是轉身右脇而言。氣俱盡。春秋四十有五矣。

晉新陽釋法安

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遠公之弟子也。善持戒行。講說眾經。兼習禪業。善能開化。愚蒙拔邪。歸正。晉義熙中。新陽縣虎災。縣有大社樹。下築神廟。左右居民以百數。遭虎死者。各有一兩。安嘗遊其縣。暮逗此村。民以畏虎。早閉門閭。安逕之樹下。通夜坐禪。向

曉聞虎負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如驚跳伏安前安爲說法授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且村人追虎至樹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遂傳之一縣士庶宗奉虎災由此而息因改神廟畱安立寺左右田園皆捨爲眾業後欲作畫像須銅青困不能得夜夢見一人近其牀前云此下有銅鐘覺卽掘之果得二口因以青成像後以一鐘助遠公鑄佛餘一武昌太守熊無患借視遂畱之安後不知所終

晉廬山釋曇邕

釋曇邕姓楊關中人少仕僞秦王爲衛將軍形長八

高僧傳初集卷六

釋法安

釋曇邕

十八

槐一

尺雄武過人太元八年從苻堅南征爲晉軍所敗還至長安因從安公出家安公旣往乃南投廬山事遠公爲師內外經書多所綜涉志尙弘法不憚疲苦後爲遠入關致書羅什凡爲使命十有餘年鼓擊風流搖動峰岫强悍果敢專對不辱京師道場僧鑒挹其德解請還揚州邕以遠年高遂不果行然遠神色高抗者其類不少恐後不相推謝因以小緣託擯邕出邕奉命出山容無怨忤乃於山之西南營立茅宇與弟子曇果澄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諮受後少時邕見一人著單

衣帽風姿端雅。從者二十許人。請受五戒。邕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爲說法授戒。神觀以外國。七筮禮拜辭別。儵忽不見。至遠臨亡之日。奔赴號踊痛深。天屬後往。荊州卒於竹林寺。

晉吳臺寺釋道祖

慧要法幽三道恆道授

曇詵

釋道祖吳國人也。少出家爲臺寺支法濟弟子。幼有才思。精勤務學。後與同志僧遷道流等。共入廬山七年。並山中受戒。各隨所習。日有其新。遠公每謂祖等易悟。盡如此輩。不復憂後生矣。遷流等並年二十八而卒。遠歎曰。此子並才義英茂。清悟日新。懷此長往。

高僧傳初集卷六 釋道祖

十九

槐一

一何痛哉。道流撰諸經目未就。祖爲成之。今行於世。祖後還京師。瓦官寺講說。桓玄每詣觀聽。乃謂人曰。道祖後發。愈於遠公。但儒博不逮耳。及玄輔政。欲使沙門敬王者。祖乃辭還吳之臺寺。有頃玄篡位。勸郡送祖出京。祖稱以疾不行。於是絕迹人事。講道終日。以晉元熙元年卒。春秋七十三矣。遠有弟子慧要亦解經律。而尤長巧思。山中無漏刻。乃於泉水中立十二葉芙蓉。因流波轉。以定十二時晷影。無差焉。亦嘗作木鳶。飛數百步。遠又有弟子曇順。曇詵。並義學。致譽。順本黃龍人。少受業什公。後還師遠。蔬食有德行。

南蠻校尉劉遵於江陵立竹林寺請經始遠遣從焉。說亦清雅有風則注維摩及著窮通論等。又有法幽道恆道授等百有餘人或義解深明或匡拯眾事或戒行清高或禪思深入並振名當世傳業於今。

晉長安大寺釋僧碧

弘覺

釋僧碧姓傅氏北地潯陽人。晉河間郎中令遐之元子也。少出家。止長安大寺爲弘覺法師弟子。覽亦一時法匠。碧初從受業。後遊青司樊沔之間。通六經及三藏律行清謹。能匡振佛法。姚萇姚興早挹風名。素所知重。及僭有關中深相頂敬。興旣崇信三寶。盛弘

高僧傳初集卷六

釋僧碧

二二

槐一

大化建會設齋。煙蓋重疊。使夫慕道捨俗者。十室其半。自童壽入關。遠僧復集。僧尼旣多。或有愆漏。輿曰。凡夫學僧。未階苦忍。妄得無過。過而將極。過遂多矣。宜立僧主。以清大望。因下書曰。大法東遷。於今爲盛。僧尼已多。應須綱領。宣授遠規。以濟積緒。僧碧法師。學優早年。德芳暮齒。可爲國內僧主。僧遷法師。禪慧兼修。卽爲悅眾。法欽慧斌。共掌僧錄。給車輿吏力。碧資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遷等並有厚給。供事純儉。允愜時望。五眾肅清。六時無怠。至弘始七年。勅加親信。杖身白。從各三十人。僧正之興。碧之始也。碧躬

自步行車輿以給老疾。所獲供卹常充眾用。雖年在秋方而講說經律勛眾無倦。以弘始之末卒。長安大寺春秋七十三矣。

晉彭城郡釋道融

釋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厥師愛其神彩。先令外學。往村借論語竟。不齋歸於彼。已誦。師更借本覆之。不遺一字。既嗟而異之。於是恣其遊學。迄至立年。才解英絕。內外經書闡遊心府。聞羅什在關。故往諮稟。什見而奇之。謂姚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大奇聰明釋子。興引見。歎重。勅入逍遙園。參正詳譯。因請什出。

高僧傳初集卷六

釋道融

三三

槐一

菩薩戒本。今行於世。後譯中論。始得兩卷。融便就講。剖析文言。預貫終始。什又命融令講新法華。什自聽之。乃歎曰。佛法之興。融其人也。俄而師子國有一婆羅門。聰辯多學。西土俗書罕不披誦。爲彼國外道之宗。聞什在關。大行佛法。乃謂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洽東國。遂乘駝負書來入長安。姚興見其口眼便辟。頗亦惑之。婆羅門乃啟興曰。至道無方。各遵其事。今請與秦僧角其辯力。隨有優者。卽傳其化。興卽許焉。時關中僧眾相視缺然。莫敢當者。什謂融曰。此外道聰明殊人。角言必勝。使

無上大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則法輪摧軸。豈可然乎。如吾所覩。在君一人。融自顧才力不減。而外道經書未盡披讀。乃密令人寫婆羅門所讀經目。一披卽誦。後剋日論義。姚興自出。公卿皆會闕下。關中僧眾四遠必集。融與婆羅門擬相誦抗鋒辯。飛玄。彼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猶以廣讀爲誇。融乃列其所讀書并秦地經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嘲之曰。君不聞大秦廣學。耶忽輕爾。遠來婆羅門心愧悔。伏頂禮融足。旬日之中。無何而去。像運再興。融之力也。融後還彭城。常講說相續。聞道至者千有餘人。依隨門徒數盈三百。性不狎諠。常登樓披玩。慙懃善誘。畢命弘法。後卒於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著法華大品。金光明十地。維摩等義疏。並行於世矣。

晉長安釋曇影

釋曇影。或云北人。不知何許郡縣。性虛靜。不甚交遊。而安貧志學。舉止詳審。過似淹遲。而神氣駿捷。志與形反。能講正法華經及光讚般若。每法輪一轉。輒道俗千數。後入關中。姚興大加禮接。及什至長安。影往從之。什謂興曰。昨見影公。亦是此國風流標望之僧。



也興勅住逍遙園助什譯經初出成實論凡諍論問  
答皆次第往反影恨其支離乃結爲五番竟以呈什  
什曰大善深得吾意什後出妙法華經影既舊所命  
宗特加深思乃著法華義疏四卷并注中論後山棲  
隱處守節塵外修功立善愈老愈篤以晉義熙中卒  
春秋七十矣

### 高僧傳初集卷第六

音釋

緇

緇委粉切舊絮也

苦謚彌畢切

漉

盧谷切

圮

延切

橋

古杏切

涓

正作涓新於切

趙

趙干杏切

高僧傳初集卷六釋曇影

三三

槐一

趙

趙起不

鼓

時吏切

瓌

強魚切

郾

正作郾音

掄

說岳切音

掄

音掄

瓌

皮縣名

郾

辛律切

振郾也

### 高僧傳初集卷第六

音釋

高僧傳初集卷第六

高僧傳初集卷第六

高僧傳初集卷第六

高僧傳初集卷第六

高僧傳初集卷第六

高僧傳初集卷第七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四

晉長安釋僧叡

僧楷

釋僧叡魏郡長樂人也。少樂出家。至年十八始獲從志。依投僧賢法師爲弟子。謙虛內敏。學與時競。至年二十二。博通經論。嘗聽僧朗法師講放光經。屢有譏難。朗與賢有濠上之契。謂賢曰。叡比格難。吾累思不能通。可謂賢賢弟子也。至年二十四。遊歷名邦。處處講說知音之士。負裘成羣。常歎曰。經法雖少。足識因

高僧傳初集卷七

釋僧叡

一

槐二

果禪法未傳。厝心無地。什後至關。因請出禪法要三卷。始是鳩摩羅陀所製。末是馬鳴所說。中間是外國諸聖共造。亦稱菩薩禪。叡旣獲之。日夜修習。遂精練五門善入六靜。僞司徒公姚嵩深相禮貴。姚興問嵩。叡公何如。嵩答實鄴衛之松柏。興勅見之。公卿皆集。欲觀其才器。叡風韻窪隆。含吐彬蔚。興大賞悅。卽勅給俸。卹吏力人輿。興後謂嵩曰。乃四海之標領。何獨鄴衛之松柏。於是美聲遐布。遠近歸德。什所翻經。叡並參正。昔竺法護出正法華經。受決品云。天見人。人見天。什譯經至此。乃言曰。此語與西域義同。但在言

過質。叡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曰：實然。其領悟標出，皆此類也。後出成實論，令叡講之。什謂叡曰：此諍論中，有七處文破毗曇，而在言小隱，若能不問而解，可謂英才。至叡啟發幽微，果不謬什。而契然懸會，什歎曰：吾傳譯經論，得與子相值，真無所恨矣。著大智論十二門論中論等序，并注大小品法華維摩思益自在王禪經等序，皆傳於世。初，叡善攝威儀，弘讚經法，常迴此諸業，願生安養。每行住坐臥，不敢正背西方，後自知命盡，忽集僧告別，乃謂眾曰：平生誓願，願生西方，如叡所見，或當得往。未知定免狐疑、

高僧傳初集卷七

釋僧叡

二

槐二

城。不但身口意業，或相違犯，願施以大慈爲永劫法朋也。於是入房洗浴，燒香禮拜，還座，向西方合掌而卒。是日同寺咸見五色香煙從叡房出。春秋六十七矣。時又有沙門僧楷，與叡公同學，亦有高名云。

晉長安釋道恆

道標

釋道恆，藍田人。年九歲，戲於路，隱士張忠見而嗟曰：此小兒有出人之相，在俗必有輔政之功。處道必能光顯佛法。恨吾老矣，不得見之。恆少失二親，事後母以孝聞。家貧無蓄粒，常手自晝績，以供贍奉。而篤好經典，學兼宵夜。至年二十，後母又亡，行喪盡禮，服畢。

出家。又游刃佛理。多所通達。學該內外。才思清敏。羅什入關。卽往修造。什大嘉之。及譯出眾經。並助詳定。時恆有同學道標。亦雅有才力。當時擅名。與恆相次。秦主姚興。以恆標二人。神氣俊朗。有經國之量。乃勅僞尙書令姚顯。令敦逼恆。標罷道。助振王業。又下書。恆標等曰。卿等皎然之操。實在可嘉。但君臨四海。治急須才。今勅尙書令顯。令奪卿等法服。助翼贊時世。苟心存道味。寧繫白黑。望體此懷。不以守節爲辭也。恆標等答曰。奉去月二十八日詔。令奪恆標等法服。承命悲懷。五情失守。恆等才質。闇短染法未深。緇服之下。誓畢身命。並習佛法。不閑世事。徒廢非常之業。終無殊異之功。昔光武尙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容管寧之操。抑至尊之高心。遂匹夫之微志。况陛下以道御物。兼弘三寶。願鑒元元之情。垂曠通物之理也。興又致書於什。碧二法師曰。別已數旬。每有傾想。漸暖比休泰耳。小虜遠舉。更無處分。正有憤然耳。頃萬事之殷。須才以理之。近詔恆標二人。令釋羅漢之服。尋大士之蹤。然道無不在。願法師等勸以諭之。什碧等答曰。蓋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足。其復有德而治天下。是以古之明主。審違性之難御。悟任物之多因。

故堯放許由於箕山。陵讓放杖於魏。高祖縱四皓於終南。叔度辭蒲輪於漢岳。蓋以適賢之性爲得賢也。今恆標等德非圓達。分在守節。少習玄化。伏膺佛道。至於敷析妙典。研究幽微。足以啟悟童稚。助化功德也。願陛下放既往之恩。縱其微志也。興後頌復下書。闔境救之。殆而得免。恆乃歎曰。古人有言。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於是竄影巖壑。畢命幽藪。蔬食味禪。緬迹人外。晉義熙十三年卒於山舍。春秋七十二。恆著釋駁論及百行箴。標作舍利弗毗曇序。并弔王喬文。並行於世。

高僧傳初集卷二 釋道恆

四

槐二

晉長安釋僧肇

釋僧肇。京兆人家。貧以傭書爲業。遂因繕寫。乃歷觀經史。備盡墳籍。志好玄微。每以莊老爲心要。嘗讀老子道德章。乃歎曰。美則美矣。然期棲神冥累之方。猶未盡善。後見舊維摩經。歡喜頂受。披尋玩味。乃言。始知所歸矣。因此出家。學善方等。兼通三藏。及在冠年。而名振關輔。時競譽之。徒莫不猜其早達。或千里負糧入關。抗辯。肇旣才思幽玄。又善談說。承機挫銳。曾不流滯。時京兆宿儒。及關外英彥。莫不挹其鋒。辯負氣摧。後羅什至姑臧。肇自遠從之。什嗟賞無極。及

什適長安肇亦隨入及姚興命肇與僧叡等入逍遙園助詳定經論肇以去聖久遠文義舛雜先舊所解時有乖謬及見什諮稟所悟更多因出大品之後肇便著般若無知論凡二千餘言竟以呈什什讀之稱善乃謂肇曰吾解不謝子辭當相挹時廬山隱士劉遺民見肇此論乃歎曰不意方袍復有平叔因以呈遠公遠乃撫几歎曰未嘗有也因共披尋玩味更存往復遺民乃致書肇曰頃餐微聞有懷遙仰歲末寒嚴體中何如音寄壅隔增用抱蘊弟子沈痾草澤常有弊瘵願彼大眾康和外國法師休念不去年夏末

見上人般若無知論才運清儻旨中沈允推步聖文婉然有歸披味慙慙不能釋手真可謂浴心方等之淵悟懷絕冥之肆窮盡精巧無所間然但聞者難曉猶有餘疑一兩今輒條之如別願從容之暇麤爲釋之肇答書曰不面在昔佇想用勞得前疏并問披尋反覆欣若暫對涼風戒節頃常何如貧道勞疾每不佳卽此大眾尋常什師休勝秦主道性自然天機邁俗域塹三寶弘通是務由使異典勝僧自遠而至靈鷲之風萃乎茲土領公遠舉乃是千載之津梁於西域還得方等新經二百餘部什師於大石寺出新至

諸經法藏淵曠。日有異聞。禪師於瓦官寺教習禪道。門徒數百。日夜匪懈。邕邕肅肅。致自欣樂。三藏法師於中寺出律部。本末情悉。若覩初製。毗婆沙法師於石羊寺出舍利弗毗曇梵本。雖未及譯。時問中事。發言新奇。貧道一生猥參嘉運。遇茲盛化。自不覩釋迦。祇桓之集。餘復何恨。但恨不得與道勝君子同斯法集耳。稱詠既深。聊復委及。然來問婉切。難爲郢人。貧道思不關微。兼拙於筆語。且至趣無言。言則乖至。云云不已。竟何所辯。聊以狂言示訓來旨也。肇後又著不真空論。物不遷論等。并注維摩及製諸經論序。並傳於世。及什亡之後。追悼永往。翹思彌厲。乃著涅槃無名論。其辭曰。經稱有餘無餘。涅槃者。秦言無爲。亦名滅度。無爲者。取乎虛無寂漠。妙絕於有爲。滅度者。言乎大患永滅。超度四流。斯蓋鏡像之所歸。絕稱之幽宅也。而曰有餘無餘者。蓋是出處之異號。應物之假名。余嘗試言之。夫涅槃之爲道也。寂寥虛曠。不可以形名得。微妙無相。不可以有心知。超羣有以幽昇。量太虛而永久。隨之弗得其蹤。迎之罔眺其首。六趣不能攝其生。力負無以化其體。眇漭惚恍。若存若往。五目莫覩其容。二聽不聞其響。冥冥窈窈。誰見

誰曉彌綸靡所不在。而獨曳於有無之表。然則言之者。失其真。知之者。返其愚。有之者。乖其性。無之者。傷其軀。所以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斯皆理爲神御。故口爲緘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經曰。眞解脫者。離於言數。寂滅永安。無終無始。不晦不明。不寒不暑。湛若虛空。無名無證。論曰。涅槃非有。亦復非無。言語路絕。心行處滅。尋夫經論之作也。豈虛構哉。果有其所以不有。故不可得。而有其所以不無。故不可得。而無耳。何者。本之有境。則五陰永滅。推之無鄉。則

幽靈不竭。幽靈不竭。則抱一湛然。五陰永滅。則萬累都捐。萬累都捐。故與道通同。抱一湛然。故神而無功。神而無功。故至功常存。與道通同。故沖而不改。沖而不改。不可爲有。至功常存。不可爲無。然則有無絕於內。稱謂淪於外。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恬兮而夷。怕焉而泰。九流於是乎交歸。眾聖於此乎冥會。斯乃希夷之境。太玄之鄉。而欲以有無題榜。標其方域。而語神道者。不亦邈哉。其後十演九折。凡數千言。文多不載。論成之後。上表於姚興曰。肇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伏惟陛下。叡哲



欽明道與神會。妙契寰中。理無不統。故能游刃萬機。弘道終日。威被蒼生。垂文作範。所以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涅槃之道也。蓋是三乘之所歸。方等之淵府。渺茫希夷。絕視聽之域。幽致虛玄。非羣情之所測。肇以人微。猥蒙國恩。得閑居學肆。在什公門下。十有餘年。雖眾經殊趣。勝致非一。然涅槃一義。常以聽習爲先。但肇才識闇短。雖屢蒙誨諭。猶懷漠漠。爲竭愚不已。亦如似有解。然未經高勝先唱。不敢自決。不幸什公去世。諮參無所。以爲永恨。而陛下聖德不孤。獨與什公神契。目擊道存。快其方寸。故能振彼玄風。以啟末俗。一日遇蒙答安成侯嵩問。無爲宗極。頗涉涅槃無名之義。今輒作涅槃無名論。有十演九折。博採眾經。託證成喻。以仰述陛下無名之致。豈曰闕詣神心。窮究遠當。聊以擬議玄門。班諭學徒耳。若少參聖旨。願勅存記。如其有差。伏承旨授。興答旨。慙敷備加讚述。卽勅令繕寫。班諸子姪。其爲時所重如此。晉義熙十年卒於長安。春秋三十有一矣。

宋京師龍光寺竺道生

黃林

法寶

惠生

竺道生本姓魏。鉅鹿人。寓居彭城。家世仕族。父爲廣戚令。鄉里稱爲善人。生幼而穎悟聰哲。若神。其父知

非凡器愛而異之後。值沙門竺法汰。遂改俗歸。依伏膺受業。既踐法門。儔思奇拔。研味句義。卽自開解。故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問辯。辭清珠玉。雖宿望學僧。當世名士。皆慮挫詞。窮莫敢詛抗。年。至具戒。器鑒日深。性度機警。神氣清穆。初入廬山。幽棲七年。以求其志。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爲本。故鑽仰羣經。斟酌雜論。萬里隨法。不憚疲苦。後與慧叡。慧嚴。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關中僧眾咸謂神悟。後還都。止青園寺。寺是晉恭思皇后褚氏所立。本種青處。因以爲名。生旣當時法匠。請以居焉。宋太祖文皇深加歎重。後太祖

之聲紛然競起。又六卷泥洹先至京都。生剖析經理。洞入幽微。乃說一闡提人皆得成佛。於是大木未傳。孤明先發。獨見忤眾。於是舊學以爲邪說。譏憤滋甚。遂顯大眾擯而遣之。生於大眾中正容誓曰。若我所說。反於經義者。請於現身卽表癘疾。若與實相不相違背者。願捨壽之時。據師子座。言竟拂衣而遊。初投吳之虎丘山。旬日之中。學徒數百。其年夏雷震青園。佛殿龍昇於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號曰龍光。時人歎曰。龍旣已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廬山。銷影巖岫。山中僧眾咸共敬服。後涅槃大本至於南京。果稱闡提悉有佛性。與前所說合。若符契。生旣獲新經。尋卽講說。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於廬山精舍升於法座。神色開朗。德音俊發。論議數番。窮理盡妙。觀聽之眾莫不悟悅。法席將畢。忽見塵尾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卒。顏色不異。似若人定。道俗嗟駭。遠近悲泣。於是京邑諸僧內慙。自疚追而信服。其神鑒之至。徵瑞如此。仍葬廬山之阜。初生與叡公及嚴觀同學。齊名。故時人評曰。生叡發天真。嚴觀窪流得慧。義愷惇進。寇淵於默塞。生及叡公。獨標天真之目。故以秀出羣士矣。初關中僧肇始注維摩。世咸玩味。

生乃更發深旨顯暢新典及諸經義疏世皆寶焉王  
微以生比郭林宗乃爲之立傳旌其遺德時人以生  
推闡提得佛此語有據頓悟不受報等時亦憲章宋  
太祖嘗逃生頓悟義沙門僧弼等皆設巨難帝曰若  
使逝者可興豈爲諸君所屈後龍光又有沙門寶林  
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號曰遊玄生  
著涅槃記及注異宗論檄魔文等林弟子法寶亦學  
兼內外著金剛後心論等亦祖述生義焉近代又有  
釋惠生者亦止龍光寺蔬食善眾經典兼工草隸時  
人以同寺相繼號曰大小二生也

高僧傳初集卷之二 竺道生

一一

槐二

宋京師烏衣寺釋慧叡

釋慧叡冀州人少出家執節清峻常遊方而學經行  
蜀之西界爲人所略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見而  
異之疑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卽以金贖  
之旣還襲染衣篤學彌至遊歷諸國乃至南天竺界  
音譯詰訓殊方異義無不必曉後還憩廬山俄入關  
從什公諮稟後適京師止於烏衣寺講說眾經皆思  
徹言表理契環中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請以爲師  
再三乃許王請入第受戒叡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康大以爲愧乃入寺虔禮祇奉戒法後以貂裘奉叡

叡不著嘗坐之。王密令左右求買雇三十萬。叡曰：雖非所服，既大王所施，聊爲從用耳。陳郡謝靈運篤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達解，迺諮叡以經中諸字并眾音異旨。於是著十四音訓敘條例，梵漢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據焉。叡以宋元嘉中卒，春秋八十有五矣。

宋京師東安寺釋慧嚴

法智

釋慧嚴，姓范，豫州人。年十二爲諸生，博曉詩書，十六出家，又精練佛理。迄甫立年，學洞羣籍，風聲四遠。化洽殊邦，聞什公在關，復從受學，訪正音義，多所異聞。後還京師，止東安寺。宋高祖素所知重，高祖後伐長

高僧傳初集卷七

釋慧嚴

釋慧嚴

十二

槐二

安要與同行嚴曰：檀越此行，雖伐罪弔民，貧道事外之人，不敢聞命。帝苦要之，遂行。及文帝在位，情好尤密，每見引讚問佛法，先是帝未甚崇信，至元嘉十二年，京尹蕭摹之上啟，請制起寺及鑄像，帝乃與侍中何尙之、吏部郎中羊玄保等議之，謂尙之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厝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故也。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治，必求靈性真奧，豈得不以佛經爲指南耶？近見顏延之推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汪汪，尤爲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

使率土之濱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夫復何事。近  
蕭摹之請制。未全經通。卽以相示。委卿增損。必有以  
遏戒浮俗。無傷弘獎者。適當著令耳。尙之對曰。悠悠  
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獨秉愚慙。懼以闕薄。貽玷  
大教。今乃更荷褒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羣英。則不  
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度江以來。則王導周  
顓。庾亮王蒙。謝尙。郗超。王坦之。恭王謚。郭文。謝敷。戴  
逵。許詢。及亡高祖兄弟。王元琳。昆季。范注。孫綽。張玄  
殷顓。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  
際。或抗迹煙霞之表。並稟志歸。依厝心崇。信其間比  
對。則蘭護開潛。淵遁崇邃。皆亞迹黃中。或不測人也。  
近世道俗。較談便爾。若當備舉。夷夏爰逮。漢魏奇才。  
異德。胡可勝言。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  
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爲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奧。  
何者。若使家家持戒。則一國息刑。故佛澄適趙。二石  
滅暴。靈塔放光。符健損虐。故神道助教。有自來矣。而  
蕭摹所啟。亦不謂全非。但傷蠹道俗者。本在無行僧  
尼。而情貌難分。祛取未易。金銅土木。雖糜費滋深。必  
福業所寄。復難得頓絕。臣比思爲斟酌。進退難安。今  
日親奉德音。實亦用夷泰。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

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併之計。將無取於此耶。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唯釋教而已耶。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帝自是信心。迺立。始致意佛經。及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理時。顏延之著離識觀及論檢。帝命嚴辯其同異。往復終日。帝笑曰。公等今日。無愧支許。嚴後著無生滅論。及老子略注等。東海何承天以博物著名。乃問嚴佛國將用何歷。嚴云天竺夏至之日。方中無影。所謂天中。於五行土德色尚黃。數尚五。八寸爲一尺。十兩當此土十二兩。建辰之月。爲歲首。及討覈分至。推校薄蝕。顧步光影。其法甚詳。宿度年紀。咸有條例。承天無所厝難。後婆利國人來。果同嚴說。帝勅任豫受焉。大涅槃經。初至宋土。文言致善。而品數疏簡。初學難以厝懷。嚴迺共慧觀謝靈運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文有過質。頗亦治改。始有數本。流行。嚴迺夢見一人。形狀極偉。厲聲謂嚴曰。涅槃尊經。何以輒加斟酌。嚴覺已惕然。迺更集僧。欲收前本。時識者咸云。此蓋欲誠厲後人耳。若必不應者。何容

卽時方夢。嚴以爲然。頃之。又夢神人告曰。君以弘經之力。必當見佛也。嚴以宋元嘉二十年卒於東安寺。春秋八十有一矣。帝詔曰。嚴法師器識淵遠。學道之匠。奄爾遷神。痛悼於懷。可給錢五萬。布五十疋。嚴弟子法智幼有神理。年二十四往江陵。值雅公講。便論議數番。雅眉通無地。雅顧眄四眾曰。小子斐然成章。智笑曰。迺變風變雅作矣。於是聲布楚郢。譽洽京吳。善成實及大小品焉。

宋京師道場寺釋慧觀

僧履

法業

釋慧觀。姓崔。清河人。十歲便以博見馳名。弱年出家。

高僧傳初集卷七

釋慧觀

十五

槐二

遊方受業。晚適廬山。又諮稟慧遠。問什公入關。乃自南徂北。訪覈異同。詳辯新舊。風神秀雅。思入玄微。時人稱之曰。通情則生融。上首精難則觀肇第一。迺著法華宗要序以簡什。什曰。善男子。所論甚快。君小卻當南遊江漢之間。善以弘通爲務。什亡後。迺南適荊州。州將司馬休之甚相敬重。於彼立高惺寺。使夫荆楚之民。迴邪歸正者十有其半。宋武南伐。休之至江陵。與觀相遇。傾心待接。依然若舊。因勅與西中郎遊。卽文帝也。俄而還京。止道場寺。觀旣妙善佛理。探究老莊。又精通十誦。博探諸部。故求法問道者日不空。



筵。元嘉初三月上巳。車駕臨曲水讌會。命觀與諸朝士賦詩。觀卽坐先獻。文旨清婉。事適當時。瑯琊王僧達。廬江何尚之。並以清言致款。結賞塵外。宋元嘉中卒。春秋七十有一。著辯宗論。頓悟漸悟義。及十喻序讚諸經序等。皆傳於世。時道場寺又有僧馥者。本醴泉人。專精義學。注勝鬘經。又有法業。本長安人。善大小品及雜心。蔬食節已。故晉陵公主爲起南林寺。後遂居焉。

宋京師祇洹寺釋慧義

僧睿

釋慧義。姓梁。北地人。少出家。風格秀舉。志業強正。初

高僧傳初集卷七 釋慧義

一六

槐二

遊學於彭宋之間。備通經義。後出京師。迺說云。冀州有法稱道人。臨終語弟子。普嚴云。嵩高靈神云。江東有劉將軍。應受天命。吾以三十二壁鎮金一餅爲信。遂徹宋王。宋王謂義曰。非常之瑞。亦須非常之人。然後致之。若非法師自行。恐無以獲也。義遂行。以晉義熙十三年七月。往嵩高山。尋覓未得。便至心燒香行道。至七日夜。夢見一長鬚老公。拄杖將義往壁處。指示云。是此石下。義即便周行山中。見一處炳然如夢所見。卽於廟所石壇下。得壁大小三十二枚。黃金一餅。此瑞詳之。宋史。義後還京師。宋武加接尤重。迄平

踐祚禮遇彌深。宋永初元年車騎范泰立祇洹寺以義德爲物宗固請經始。義以泰清信之至因爲指授儀則。時人以義方身子泰比須達。故祇洹之稱厥號存焉。後西域名僧多投止此寺。或傳譯經典。或訓授禪法。宋元嘉初徐羨之檀道濟等專權朝政。泰有不平之色。嘗肆言罵之。羨等深憾。聞者皆憂泰在不測。泰亦慮及於禍。迺問義安身之術。義曰。忠順不失以果事其上。故上下能相親也。何慮之足憂。因勸泰以果竹園六十畝施寺。以爲幽冥之祐。泰從之。終享其福。及泰薨。泰第三子晏謂義昔承厥父之險說求園地。追以爲憾。遂奪而不與。義秉泰遺疏紛紜彰彰於視聽。義迺移止烏衣。與慧叡同住。宋元嘉二十一年終於烏衣寺。春秋七十三矣。晏後少時而卒。晏弟曄後染孔熙先謀逆。厥宗同潰。後祇洹寺又有釋僧睿善三論。爲宋文所重。

宋京師彭城寺釋道淵

慧琳

釋道淵。姓寇。不知何許人。出家止京師東安寺。少持律檢。長習義宗。眾經數論靡不通達。而潛光隱德。世莫之知。後於東安寺開講。剖析玄微。洞盡幽蹟。使終古積滯渙然冰解。於是學徒改觀。翕然附德。後移止

彭城寺。宋文帝以淵行爲物軌，勅居寺任。後卒於所住。春秋七十有八。淵弟子慧琳，本姓劉，秦郡人。善諸經及莊老，俳諧好語笑，長於製作。故集有十卷，而爲性傲誕，頗自矜伐。淵嘗詣傅亮，琳先在坐，及淵至，琳不爲致禮。淵怒之，彰於顏色，亮遂罰琳杖二十。宋世祖雅重琳，引見常昇獨榻，顏延之每以致譏，帝輒不悅。後著白黑論，乖於佛理，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揚，著達性論，並拘滯一方，詆呵釋教，顏延之及宗炳難駁，二論各萬餘言。琳旣自毀其法，被斥交州。世云淵公見麻星者，卽其人也。

高僧傳初集卷七釋道淵

十八

槐二

宋京師彭城寺釋僧彌

釋僧彌，本吳人，性度虛簡，儀止方直，少與龍光曇幹同遊，長安從什受學，愛日惜力，竭有深思，什加賞，特深使預參譯，後遊歷名邦，備囑風化，時有請彌爲寺主，彌曰：「至道不弘，清風日緬，自非定慧兼足，無以鎮立風猷。」且當隨緣致益，何得獨善一寺？後南居楚郢，十有餘年，訓誘經戒，大化江表，河西王沮渠蒙遜遠挹風名，遣使通敬，勳遺相續，後下都，止彭城寺，文皇器重，每延講說。宋元嘉十九年卒。春秋七十有八矣。

宋東阿釋慧靜

釋慧靜姓王東阿人少遊學伊洛之間晚歷徐兗容貌甚黑而識悟清遠時洛中有沙門道經亦解邁當世與靜齊名而耳甚長大故時人語曰洛下長大耳東阿黑如墨有問無不訓有訓無不塞靜至性虛通澄審有思力每法輪一轉輒負帙千人海內學賓無不畢集誦法華小品注維摩思益著涅槃略記大品旨歸及達命論并諸法師誄多流傳北土不甚過江宋元嘉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宋京師祇洹寺釋僧苞

法和

高僧傳初集卷七

釋僧炳

釋慧靜

一九

槐二

釋僧苞京兆人少在關受學什公宋永初中遊北徐入黃山精舍復造靜定二師進業仍於彼建三七普賢齋懺至第一七日有白鵠飛來集普賢座前至中行香畢乃去至二十一日將暮又有黃衣四人繞塔數匝忽然不見苞少有志節加復祥感故匪懈之情因之彌厲日誦萬餘言經常禮數百拜佛後東下京師正值祇洹寺發講法徒雲聚土席駢席苞既初至人未有識者迺乘驢往看衣服垢弊貌有風塵堂內既迨坐驢羈於戶外高座舉題適竟苞始欲屑言法師便問客僧何名答云名苞又問盡何所苞答云高

座之人亦可苞耳。迺致問數番。皆是先達思力所不逮。高座無以抗其辭。遂遜退而止。時王弘范奉聞苞論議。歎其才思。請與交言。仍屈住祇洹寺。開講眾經。法化相續。及陳郡謝靈運聞風而造焉。及見苞神氣彌深。歎伏。或問曰。謝公何如苞。曰。靈運才有餘而識不足。抑不免其身矣。苞嘗於路行。見六劫被錄。苞爲說法。勸念觀世音。羣劫以臨危之際。念念懇切。俄而送吏飲酒。洪醉。劫解。枷得免焉。宋元嘉中卒。時瓦官寺又有釋法和者。亦精通數論。致譽當時。爲宋高祖所重。勅爲僧主焉。

高僧傳初集卷七 釋僧也

宋餘杭方顯寺釋僧詮

釋僧詮。姓張。遼西海陽人。少遊燕齊。徧學外典。弱冠方出家。復精練三藏。爲北土學者之宗。後過江。止京師。鋪筵大講。化洽江南。吳郡張恭請還。吳講說。姑蘇之士並慕德歸心。初止閑居寺。晚憩虎丘山。詮先於黃龍國造丈六金像。入吳。又造人中金像。置於虎丘山之東寺。詮性好檀施。周贍貧乏。清確自守。居無纖幣。後平昌孟顓於餘杭立方顯寺。請詮居之。率眾勸勤禪禮。無輟。看尋苦至。遂乃失明。而策勵彌精。講授不廢。吳國張暢。張敷。譙國戴顓。戴勃。並慕德結交。崇

二十

槐二

以師禮。詮後暫游臨安縣。投董功曹家。功曹者清信弟子也。詮投止少時。便遇疾甚篤。而常見所造之像來在西壁。又見諸天童子皆來侍病。弟子法朗夢見一臺數人捧之。問何所去。答云。迎詮法師。明旦果卒。縣令阮尙之使葬白土山郭文舉之塚右。以擬梁鴻之附要離也。特進王裕及高士戴顒至。詮墓所刻石立碑。唐思賢造文。張敷作誄。

宋江陵辛寺釋曇鑒

道海曇泓

慧龕道廣

慧恭道光

釋曇鑒姓趙冀州人。少出家。事竺道祖爲師。蔬食布衣。律行精苦。學究羣經。兼善數論。聞什公在關。杖策從學。什常謂鑒爲一聞持人。後遊方。宣化達自荊州。止江陵辛寺。年登耳順。厲行彌潔。常願生安養。瞻觀彌陀。後弟子僧濟辭往上明。鑒云。汝去迺佳。恐不復相見。因委曲疏。受付囑。至夜與諸耆老共敘。無常言甚切至。旣夜各各還房。鑒獨畱步廊下。至三更。沙彌僧願請還房。鑒曰。汝但眠。不須復來。至明旦。弟子慧嚴依常問訊。見合掌平坐。而口不言。迫就察之。實迺已卒。身體柔輒。香潔倍常。因伸而殮焉。春秋七十。吳郡張辯作傳并讚。讚曰。披荔逞芬。握瑾表潔。渾渾法施。弗緇弗涅。燿擘初辰。條蔚暮節。神遊智往。豈伊實

訣時江陵又有釋道海。北州釋惠龕。東州釋惠恭。淮南釋曇泓。東轅山釋道廣。弘農釋道光等。並願生安養。臨終祥瑞焉。

### 廬山凌雲寺釋慧安

釋慧安未詳何許人。蔬食精苦。學通經義。兼能善說。又以專戒見稱。誦經三十餘萬言。止廬山凌雲寺。學徒雲聚千里。從風常捉一杖。云是西域僧所施。杖光色炯徹。亦頗有香氣。上有梵書人莫能識。後入關詣羅什。捉杖自隨。什見大驚曰。此杖迺在此間耶。因譯其字云。本生天竺娑羅林。南方喪亂。草付興。後得羅什道敎。隆安後以杖覲外國僧波沙那。那齋還西域。安以宋元嘉中卒於山寺。

### 宋淮南中寺釋曇無成

曇無成

釋曇無成。姓馬。扶風人。家世避難。移居黃龍。年十三出家。履業清正。神悟絕倫。未及具戒。便精往復。聞什公在關。負笈從之。既至。見什。什問沙彌何能遠來。答曰。聞道而至。什大善之。於是經停務學。慧業愈深。姚興謂成曰。馬季長。碩學高明。素矯當世。法師故當不爾。答曰。以道伏心。爲除此過。興甚異之。供事殷厚。姚祚將亡。關中危擾。成乃憩於淮南中寺。涅槃大品常

更互講說。受業二百餘人。與顏延之何尚之共論實相。往復彌晨。成乃著實相論。又著明漸論。宋元嘉中卒。春秋六十有四。時中寺復有曇問者。與成同學。齊名爲宋臨川康王義慶所重焉。

宋京師靈味寺釋僧舍

道舍

釋僧舍不知何許人。幼而好學。篤志經史。及天文算術。長通佛義。數論兼明。尤善大涅槃。常講說不輟。元嘉七年。新興太守陶仲祖立靈味寺。欽舍風軌。請以居之。舍勸眾清謹。三業無虧。後西遊歷陽。弘讚正法。江左道俗響附如林。時任彭城。函著無三世論。舍迺

高僧傳初集卷七

釋曇無成

釋僧舍

三三

槐二

作神不滅論以抗之。使夫見聞之者莫不將墜而更興矣。又著聖智圓鑒論。無生論。法身論。業報論。及法華宗論等。皆傳於世。頃之南遊九江。大闡經法。瑯琊顏竣時爲南中郎記室參軍。隨鎮尋陽。與舍深相器重。造必終日。舍嘗密謂竣曰。如今讖緯不虛者。京師尋有禍亂。真人應符。屬在殿下。檀越善以緘之。俄而元凶構逆。世祖龍飛。果如其言也。後平康無疾。忽告眾辭別。至於明晨。奄然已化。時人謂之知命。時又有釋道含者。亦學解有功。著釋異十論云云。

宋江陵琵琶寺釋僧徹

僧莊



釋僧徹姓王本太原晉陽人少孤兄弟二人寓居襄陽徹年十六入廬山造遠公遠見而異之問曰寧有出家意耶對曰遠塵離俗固其本心繩墨鎔鈞更唯匠者遠曰君能入道當學無畏法門於是投簪委質從遠受業徧學眾經尤精般若又以問道之暇亦厝懷篇牘至若一賦一詠輒落筆成章嘗至山南板松而嘯於是清風遠集眾鳥和鳴超然有勝氣還還諮遠律禁管絃戒絕歌舞一吟一嘯可得爲乎遠曰以散亂言之皆爲違法由是乃止至年二十四遠令講小品時輩未之許及登座辭旨明析聽者無以折其鋒遠謂之曰向者勅對並無遺力汝城隍嚴固攻者喪師發軫能爾良爲未易由是門人推服焉遠亡後南遊荊州止江陵城內玉層寺晚移琵琶寺彭城王義康儀同蕭思話等並從受戒法延請設齋躬自下饌宋元嘉二十九年卒春秋七十刺史南譙王劉義宣爲造墳壙時荊州上明有釋僧莊者亦善涅槃及數論宋孝武初被勅下都稱疾不起

高僧傳初集卷第七

音釋

續胡對切 𪔐女六切 𪔐彭步切 𪔐虛庚 𪔐時  
與繪同 𪔐敗北也 𪔐切 𪔐自強貌 𪔐制



